



# 野火春风斗古城

YE HUO CHUN FENG DOU GU CHENG

2

宴乐园群好丧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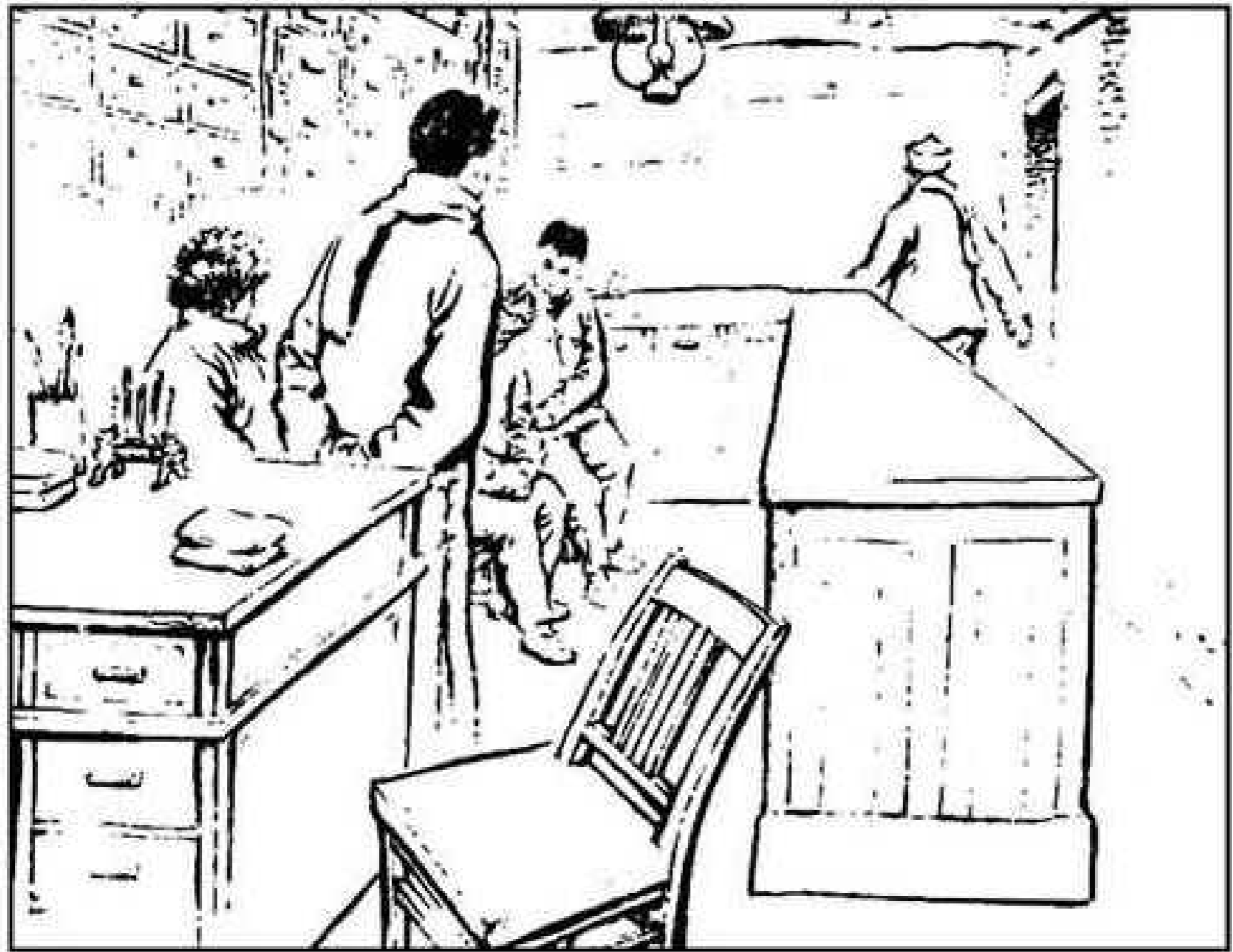


1. 杨晓冬追赶煤车，一直赶到村边，见燕来和两位首长正在向老乡打听道路，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杨晓冬叫燕来先到西南方那个村子——苑家屯去接头。

nangua制作



2. 燕来来到苑家屯“中医施诊所”，见里面坐着一位三十出头的人，就上前用暗语打了个招呼，那人马上承认他就是赵医生。



3. 赵医生将杨晓冬和两位首长接到施诊所，叫他们装作就医的病人，在这里稍等一会，他就匆匆地走出去了。



4. 工夫不大，他领来一位女同志，却是金环。见了杨晓冬，她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说：“咦！你怎么也跟出来啦！”接着她又看了看那两位首长，低声：“这里临街太杂乱，跟我走！”



5. 金环在前引路，拐了两个弯，进入一个有豁口的墙院，她指着北屋说：“这就是赵先生的家。”话音刚落，就见一个大汉从屋里迎出来，要不仔细看，真认不出就是梁队长呢。



6. 金环一面张罗着打水倒茶，一面指着一个三十来岁妇女说，这是赵医生的寡嫂，是她小时候的伙伴，通过这个关系，她才认识了赵医生，建立了这个接近敌区的堡垒户。



7. 稍稍休息之后，两位首长对杨晓冬和韩燕来的护送表示感谢，并对内线工作提出了一些期望。杨晓冬正在告辞，赵医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马家庄的伪军到这村里来了。





8. 大家立刻紧张起来。金环叫大家不要慌，主张把首长们先坚壁起来。梁队长摸了摸腰里的手枪，愤然说：“用不着这样草鸡胆，要是来上三头五个的，敲掉算啦！”金环不以为然地顶了他两句。



9. 金环打一夹壁墙。袁主任扶着分局负责同志先进去，然后转身对杨晓冬说：“要是还能走的话，你们争取走，不要待在这里了。”但杨晓冬哪能放心走呢，他考虑一下，决定叫燕来先走。



10. 韩燕来走了，两位首长也都进了夹壁墙。赵医生却坐不稳立不安，正要转身到施诊所去，金环制止了他，叫他也坚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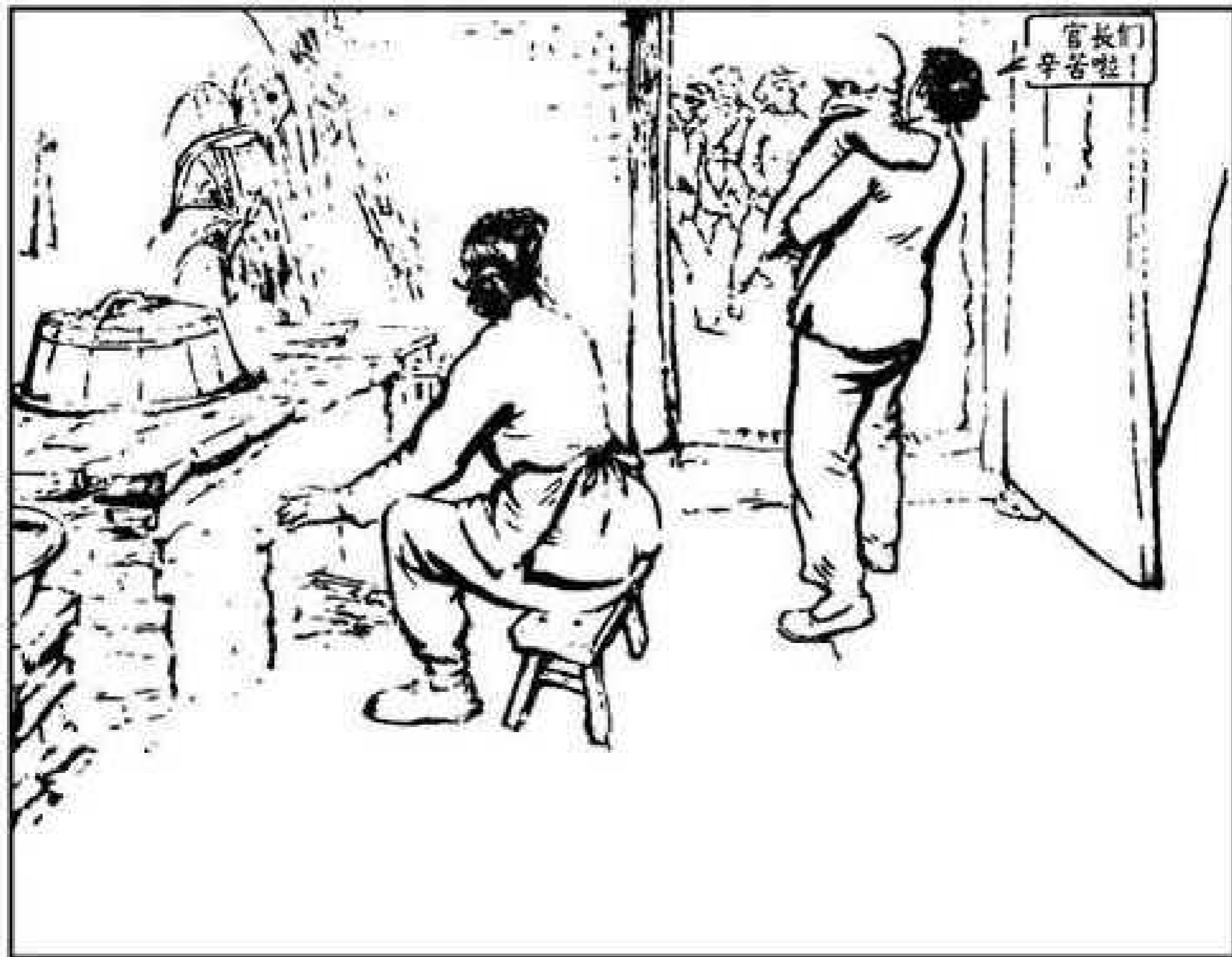
11. 金环带着小离儿出去了。杨晓冬和梁队长登上窗台，划开窗户纸，正向外张望，忽听街上传来伪军的喊声：“站住！干什么的？”“我是城里人，来请医生的，跟这儿赵大夫是亲戚。……” 答话的是燕来的声音，杨晓冬不禁吃了一惊。



12. 杨晓冬把耳朵贴着窗根仔细听去，先是撕掇打骂声，继而听到有人说：“这小子倒是城里人，带有身份证，是个蹬三轮的，放他走吧。……”但究竟放了没有，杨晓冬再也没听清楚。



13. 杨晓冬顾不得再想燕来的事，这时他更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他心里在想：敌人是偶然来的，还是事前探得了底细？真要搜查到这里怎么办？……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金环带着小女儿从外面回来了。



14. 金环正说着，就听大门咯吱一响，闯进一伙横眉立眼的人来，为首的戴一副黑桃眼镜。正在灶前烧火的赵大嫂，吓得脸煞白；金环急忙迎上去，故意提高嗓音打了个招呼，示意晓冬他们赶快坚壁起来。



15. 特务们到屋里看了看，见没有男人，又在院里端详了一阵，那个戴黑眼镜的家伙：“这宅院有毛病，带皮尺来没有？没有皮尺，就找条绳子丈量丈量。”金环大吃一惊，心想这一来可要露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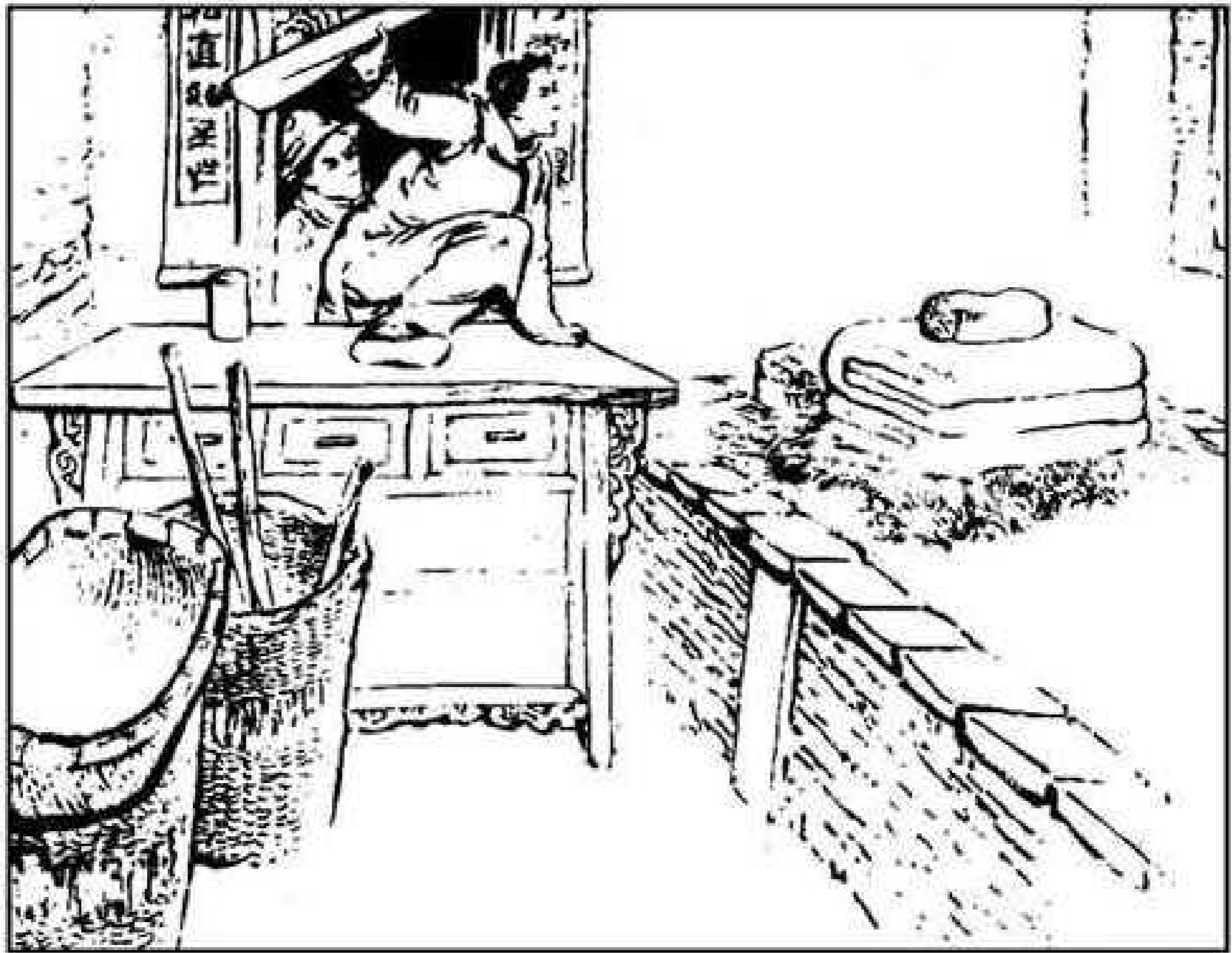




16. 特务们找绳子，搬梯子，闹腾得挺凶。夹壁墙里的人们听得清清楚楚，赵医生第一个沉不住气了，他要出去托人，花点钱了结了结；梁队长低声吆喝住他，要掩护大伙朝外冲。



17. 杨晓冬沉思着，觉得赵医生和梁队长说的都不是好办法。这时猛听得房檐处喀嚓一响，敌人把梯子靠在房上了。在这万分紧急关头，杨晓冬为了保护首长安全，决定用自己的合法身份，见机行事，唬唬这帮特务。



18. 杨晓冬低声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两位首长，见首长们没说话，知道是默许了，便趁特务们都在院里，拉开夹壁遮板，擦开中堂画，一跃身跳了出来。



19. 特务正要上房，用绳子丈量，忽见一个陌生人昂首阔步地走到院里，都大吃一惊，乱糟糟地嚷着：“干什么的，举起手来！”杨晓冬用轻蔑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厉声喝叱着。



20. 这一吆喝，特务和伪军都怔住了，乖乖地将枪缩回去，两个架梯子的也悄悄走下梯子。黑眼镜觉得丢了脸，问杨晓冬是哪部分的，刚才为什么不出来？杨晓冬听出他话里有些胆虚，更狠狠地顶了他几句。



21. 一个螃蟹脸的特务怕事情闹僵，带着打圆场的语调，指着黑眼镜说：“这是我们司令部的蓝队长，大家不要……”杨晓冬猜想一定是外号叫黑鬼子的那个蓝毛，他更加警惕了，忙也改换了缓和态度。



22. 金环听见杨晓冬往屋里让他们，急忙领着小离儿和赵大嫂，占据了有夹壁墙的那间屋子。蓝毛起初不愿进屋，但由于杨晓冬表现得热情，又有螃蟹脸在旁怂恿，最后还是跟了进来。



23. 杨晓冬海阔天空地先谈了些当前的“重要”人物，又说到伪省长和高大成司令之间的矛盾，因为他知道蓝毛是伪治安军的人，话语中总是偏着高大成这一面。一番话说得螃蟹脸完全相信了，但蓝毛仍有些怀疑。





24. 杨晓冬估计蓝毛不了解日军特务的组织情况，便假说自己不久前曾在一四一七部队，目下在岗村特高班帮忙，朋友们给他在市公署挂了个空名，今天出来就是为朋友找点路子。蓝毛上下打量着杨晓冬，向他要证件，杨晓冬很镇定地应付着。



25. 杨晓冬见蓝毛直摇脑袋，便又很坦然地说：“不过多少还有点说明身份的东西。”说着就解开扣子，露出事前别在里身的那颗证章；可是当他发现蓝毛的态度还是那么冷冷的，他便故作激动，要同他一块儿到日本军司令部去。



26. 这一下可把特务们吓傻了。他们谁敢到日本司令部去查对人呢？螃蟹脸一面向杨晓冬说客气话，一面叫集合队伍准备回转炮楼。蓝毛不好再硬坚持，便也就坡下驴。杨晓冬把他们送出门外。



27. 杨晓冬终于把这伙特务和伪军“唬”走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天色已经不早，又不放心燕来，便告别首长，并叮嘱金环赶快护首长转移，就匆匆回省城去了。



28. 这大半天银环可急坏了。她从卡子口回到医院，什么工作也干不下去，一会儿担心首长遇到鬼子过不了封锁沟；一会儿又不放心杨晓冬，怕他迷失了道路。心里就像扎了草。



29. 好不容易盼到下了班，正想要去西关看看杨晓冬他们回来了没有，传达室忽然来电话说有人找，她想一定是小燕送消息来了，便三步当作两步，跑到大门口。谁知却是高自萍来请她去吃小馆。



30. 银环哪有心情去吃小馆，更不愿把首长过路的事让高自萍知道，忙推托说：“我不饿，还有点旁的事。”说完也不等小高答话，就转身走了。高自萍又嫉妒又气恨，望着银环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好！你爬上高枝啦！”



31. 银环到了中卡口，没见到杨晓冬，却见小燕，两人对望着摇摇头，都露出失望的神色，又低声商量了一阵，决定先回西下洼看看。





32. 小燕领银环一到家，见自己房门开着，以为是杨叔叔回来了，就连蹦带跳地往屋里跑。周伯伯正坐在矮凳上择韭菜，刚要骂她瞎马撞槽，看到后面还跟着一位很体面的姑娘，才改换了抱怨的口吻。



33. 周伯伯接着又说：“北屋苗先生中午回来，说证明书的事他已同户籍科的朋友说好了，只要填张表，贴上相片，不出三天就办妥啦。偏偏你杨叔叔和燕来都不朝面……”说着叨叨咕咕地走出房去。



34. 证明书是一件大事，银环嘱咐小燕，等杨晓冬回来，要抓紧弄到手。一会儿，看天色将晚，就起身告辞，走出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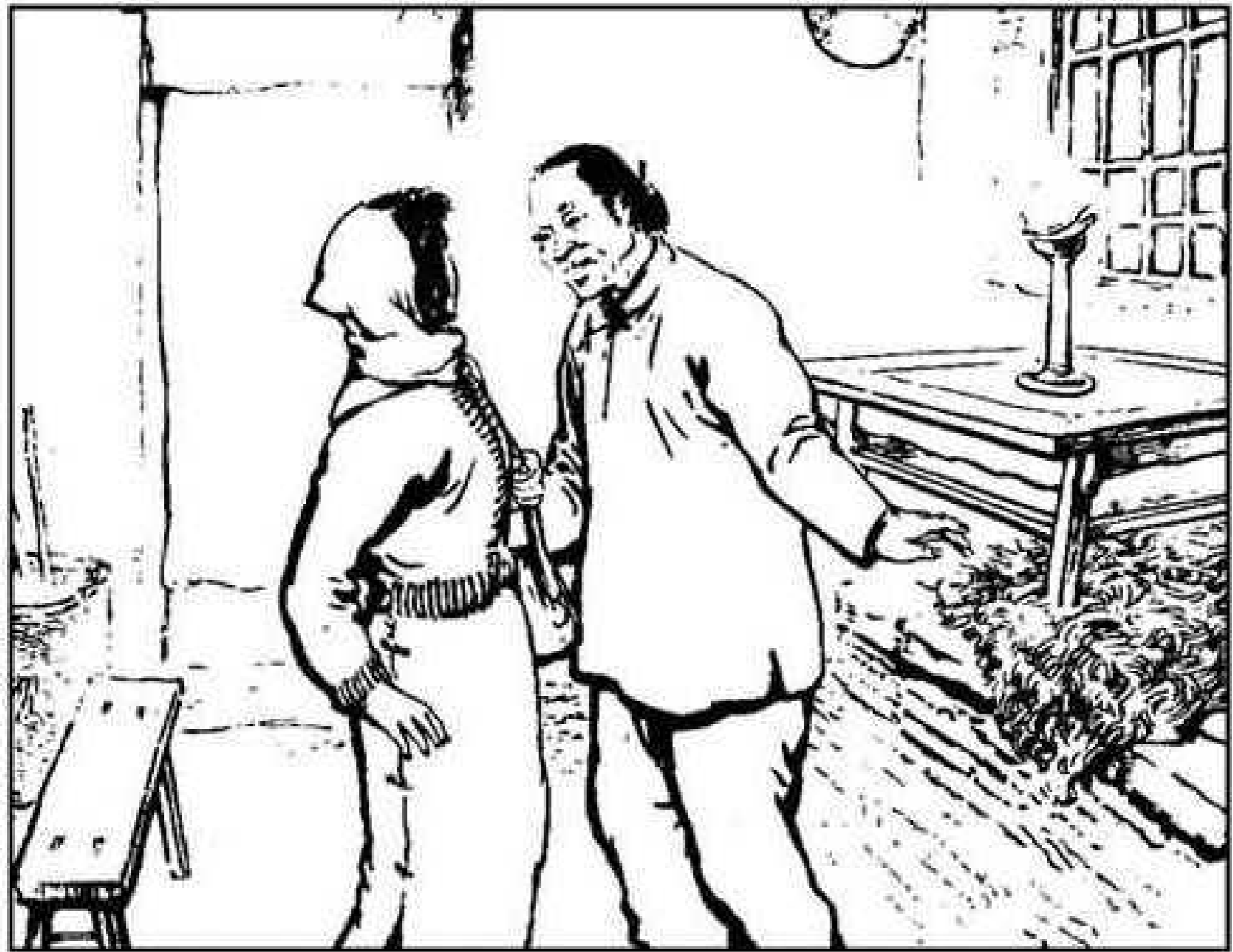
35. 银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七点多钟了。她扳开电灯，发现床头上有小叶写的一张字条，说外边来电话，银环的父亲偶得急病，叫她星夜赶回家去。她看过字条，心里更加慌乱。



36. 原来银环的父亲名叫颜宝，住在南门外五里铺，家里就是他一个人。银环恨不得一步赶回家，她走一阵跑一阵，远远望见自家窗上映出微黄的灯光，她想：爸爸生病，也许还没有吃饭，他是多么盼望女儿回来呀！



37. 她跑到家门口，掀起门帘，喘吁吁地正想叫声“爸爸”，忽见炕上并没有卧病的爸爸，却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神态慈祥的老太太。



38. 老太太没等银环开口，就先问她：“姑娘，你可叫银环？”她凑近银环，又压低声音说：“我是肖部长派来给你们送信的。你爸爸接你去啦，没遇上吗？”



这次肖部长找到信，要我送这封信。妈妈说当联络，最好掩护……

39. 银环警惕地故作不懂道：“老太太，你说是什么呀？”老太太看出银环的意思，忙从裤腰上撕开一块缝好的补丁，掏出那封肖部长写给杨晓冬的信，递给银环。





40. 说来说去，原来这位老太太是杨晓冬的母亲。银环亲热地叫了声：“伯母！”紧紧攥住老太太的手，又兴奋又激动地说：“这是怎么说的，多么失敬啊！”



41. 银环小心翼翼地把信藏在身上，试探着叙起家常，问老太太家里还有什么人。从谈话里，银环了解到杨晓冬的老家住在城东十里的连环闸，父亲原来看管闸口，是一个出色的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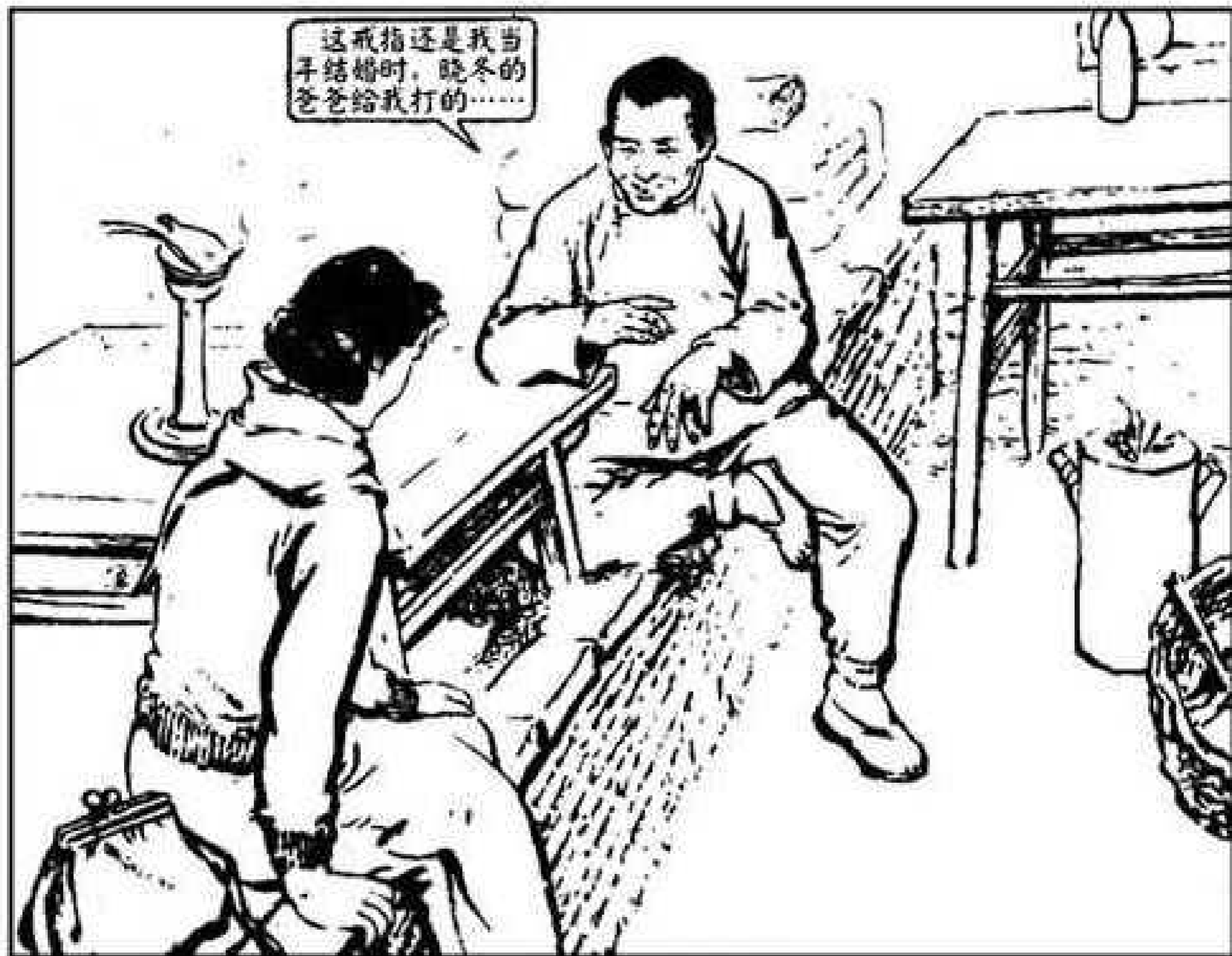
42. 1917年发大水，晓冬的父亲和另一个伙伴被一个姓吴的财主找去打捞东西，谁知一去就没回来，后来才听人们传说，两个人给吴家打捞了很多金银财宝，吴财主怕他们往外说，在一天夜里把他们用酒灌醉，扔进水里淹死了。



43. 那时晓冬才三岁。老太太想跟吴财主拼命，又愁孩子没人照管，只得咬紧牙，有泪往肚里咽，等把孩子拉扯大了再说。继而又一想，蝎子针毒，财主心狠，怕他们要挖苗断根，于是就连夜带着孩子搬到三十里外的古家庄。



44. 杨老太太讲到这里，她非常激动地对银环说：“姑娘，你知道这杀人的凶手吴老财是谁吗？就是伪省长吴赞东的胞弟呀！”接着老太太又说到杨晓冬的婚事，银环刷地脸红了，心里怦怦直跳。



45. 显然老太太对儿子的婚事很关心，她边说边伸出一个手指，露出一只戒指给银环看，并意味深长地说，几时她亲自把这戒指戴在儿媳的指头上，就松心了。



46. 银环心里很慌乱，半晌没有答话。这种表情被老太太看出来，她目不转睛地盯住银环。银环羞红了脸，搭讪着说：“爸爸还不回来，我出去看看。”老太太望着她走去的背影，心想：多好的姑娘啊！要是……够多好。……



47. 时间不大，银环同爸爸回来了，说西北天阴得很沉，兴许下一场大雪。老太太说：“真要下雪不好走的话，你领我看看晓冬行吗？”银环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老太太见她有些犹豫，立刻就改了口。





48. 第二天早上，银环一觉醒来，老太太已经起床，准备上路，向银环摆摆手说：“别惊动你父亲啦，他整夜为咱们打更，傍天亮才睡的。”银环见外面积雪很深，北风怒吼，怕老太太吃不住，但怎么留也没留住。



49. 银环把老太太送到村外，凝视着这位英雄母亲步履艰难但又非常坚强地走在那白茫茫一望无际的雪地上，顿时感到浑身都是力量。她顾不上回家，扭转身，矫健地朝省城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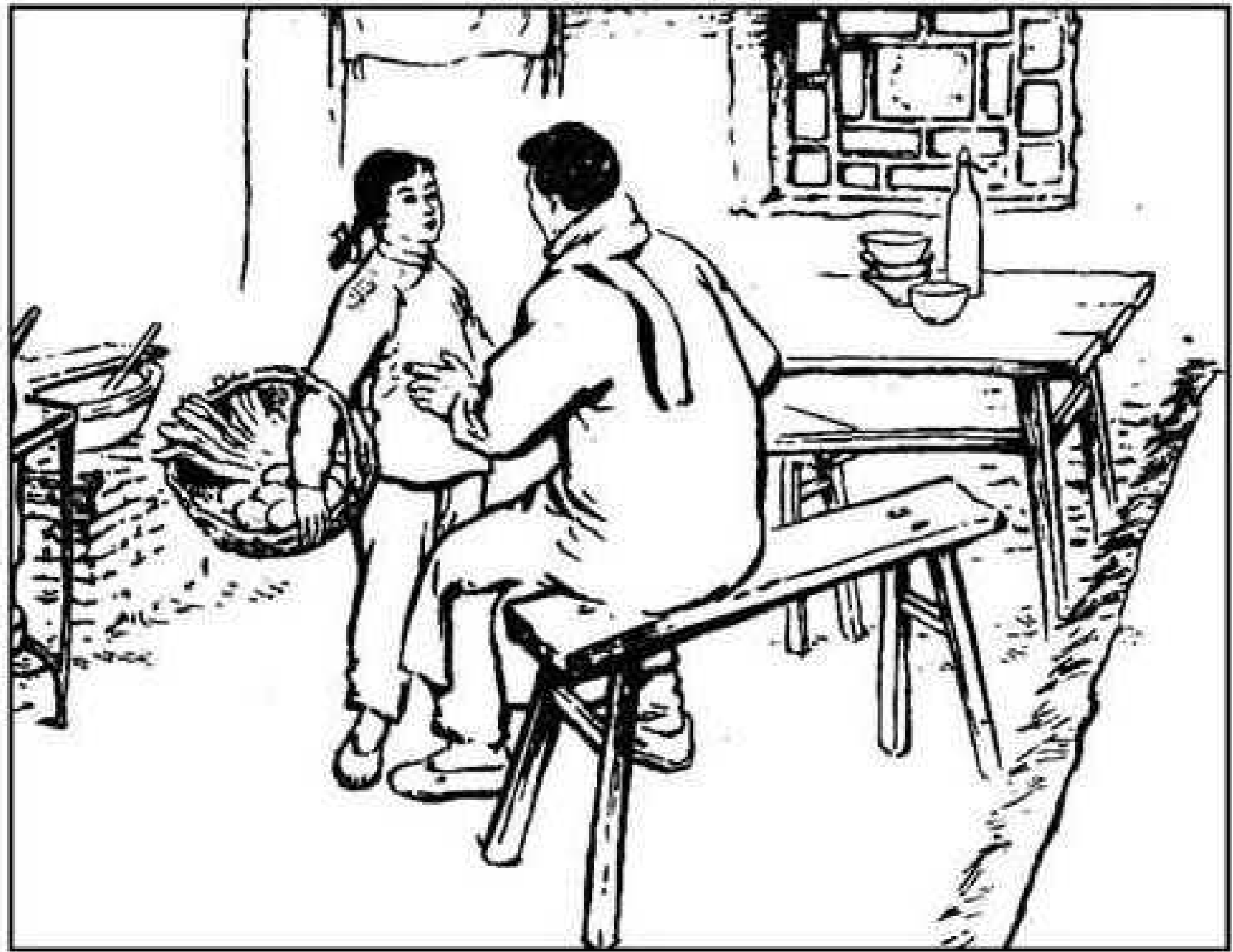
50. 银环踏着积雪，步入城郊，迎头正碰上小燕。她一看见银环，就高兴地说：“昨夜更深时候，杨叔叔和哥哥都回来啦！”银环有事要跟晓冬谈，便叫小燕去叫他出来。



51. 小燕走了，银环心想：早知他已回来，领老太太来见一面该多好呀！正在懊悔，杨晓冬来了，两个人在土山公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银环把老太太来送信的事告诉他，说着就取出肖部长的那封信。



52. 杨晓冬看完信，才知从北京出来一批大学生，有四个人中途失掉联系，现住在城内迎宾旅馆，要他设法要他们送到根据地，以免被敌人发觉，影响到北京内线工作。杨晓冬和银环商量了一下，决定叫小燕去接头。



53. 杨晓冬回到西下洼，把情况对小燕讲了一遍，又教给她怎样去联系，小燕挎起篮子就兴冲冲地走了。



54. 小燕还是第一次走进这样豪华的大旅馆，心跳得很厉害。她本想到账房查看一下旅客登记簿，但一掂量自己的年岁、装束，她没敢这样做。可是旅馆里这么多房间，怎样才能找到他们接头呢？



55. 小燕正在想不出主意，忽见三楼上有个客人，喊茶房要水，楼下一时无人答应，客人叫得挺急，她灵机一动，连忙放下竹篮，应了声：“就来！”便到茶炉上打过招呼，灌了满满一大铁壶水，走上楼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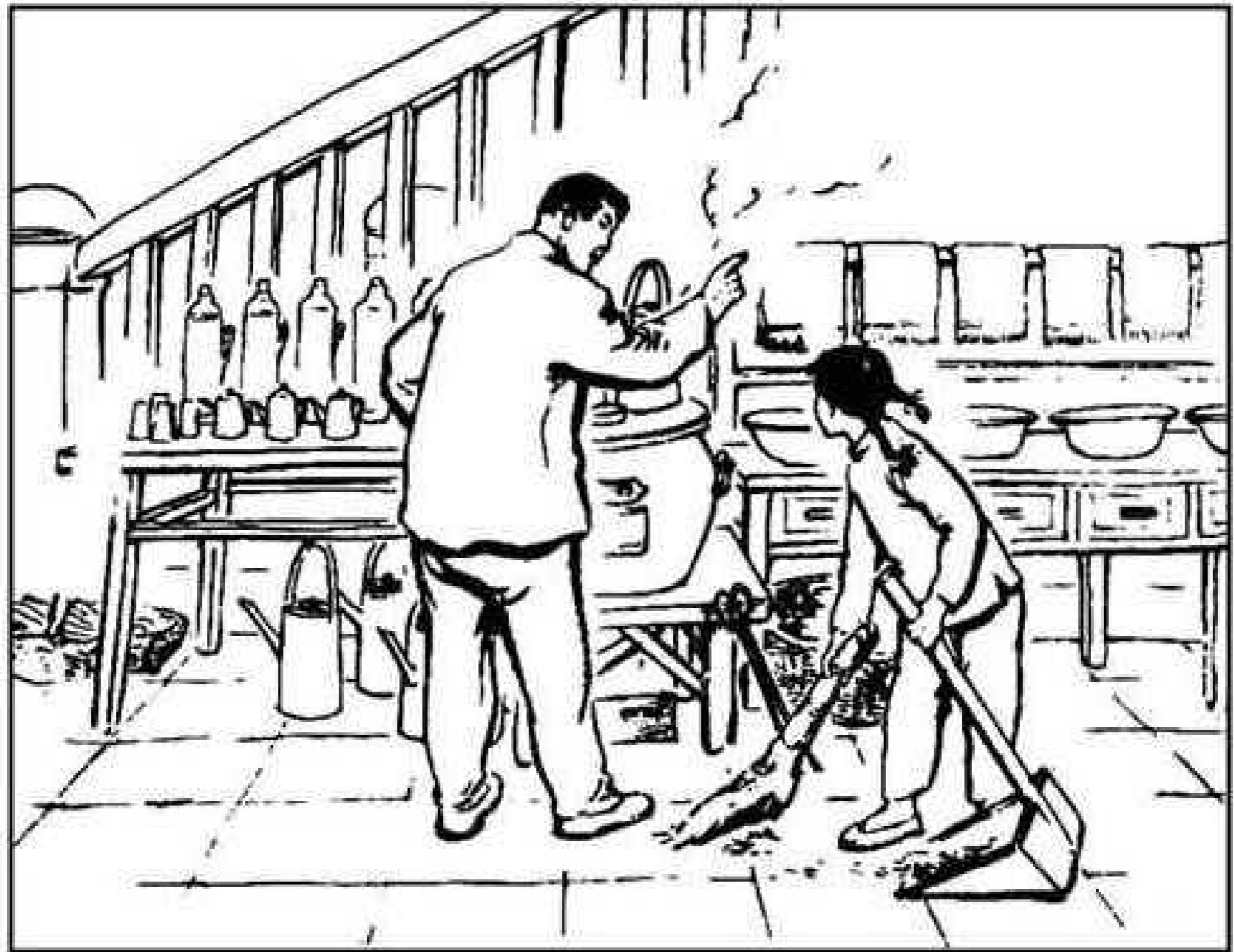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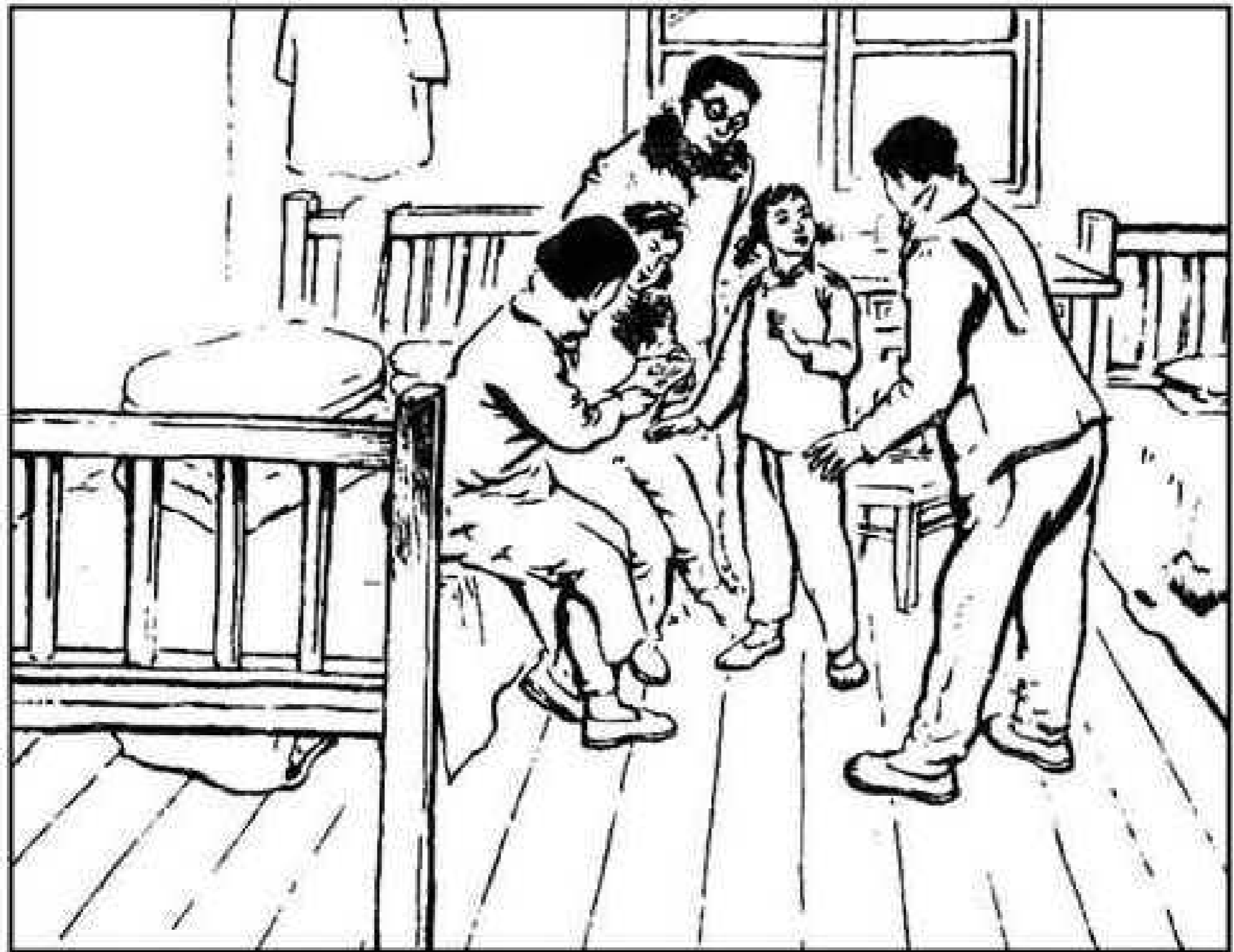
56. 她给客人沏好茶，便提着大铁壶挨门问要不要水。在二楼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一看见小燕，就摇着头说“不要”，小燕试探地问了句：“你们一路来的同学也不喝吗？”他们叫她到隔壁去问。



57. 隔壁也是一男一女，那女的穿得挺阔气。小燕未进门，就听见一个男子声音说：“小孟，急什么，就要有人来找咱们联系了。”小燕一进屋，他们就停止了谈话，上下打量着小燕说：“我们没说要水，你出去吧！”



58. 小燕看清两间屋里是四个人，都像青年学生，心里有了几分把握，便下楼回到茶炉那里，帮工友拾掇零活儿。工友见她手勤，非常喜欢。于是，通过工友的帮助，小燕查明了那四个人正是从北京来的学生。



59. 小燕又回到楼上，悄悄地把那四个人叫到一个屋里，同他们交谈了一阵，知道不会错了，才掏出杨晓冬写好的信，和他们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暗号。



60. 当天下午，在土山公园里接头了，学生们见了杨晓冬，高兴得好像黑夜里见到太阳一样，只有那个姓孟的小姐却低着头不做声。



61. 原来这位孟小姐的真名叫孔梦华，父亲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工作，哥哥跟国民党跑到重庆，未婚爱人投奔了八路军。她为了追求爱人，这次才随同学们一起离开了北京。



62. 到了省城车站，已是黄昏时候，大家拥拥挤挤地下了车，都紧张地盯着前面的联络标记——一个手持万寿山牌手杖的人往外走，谁知孔梦华却偏偏要买烧鸡，就在这稍一耽误的工夫，前面持手杖的人没影了。



63. 孔梦华急出一身汗，忙快步往前赶，见一个拿手杖的人正走上天桥，她舒心地吐了一口气，忙招呼后面的三个同学跟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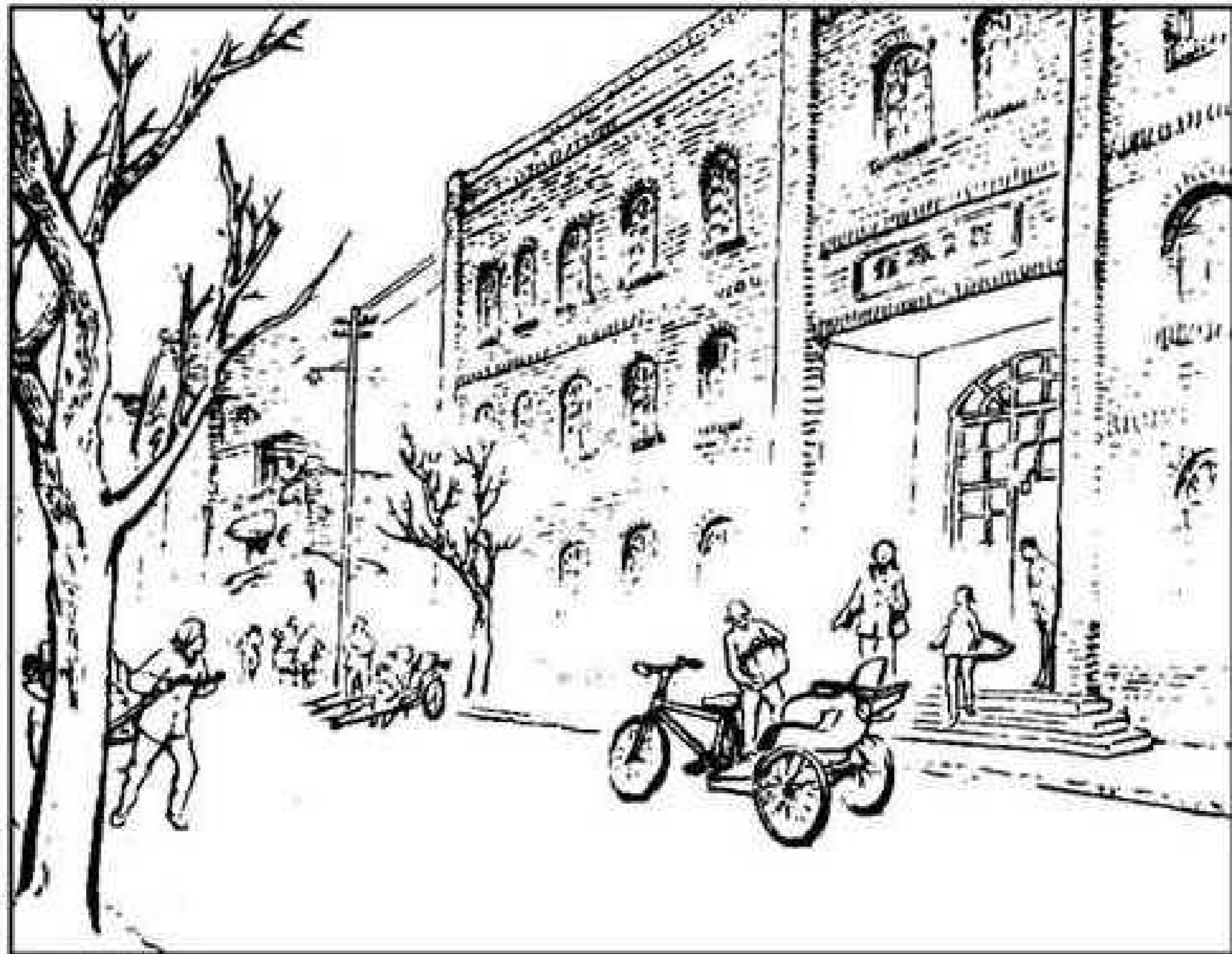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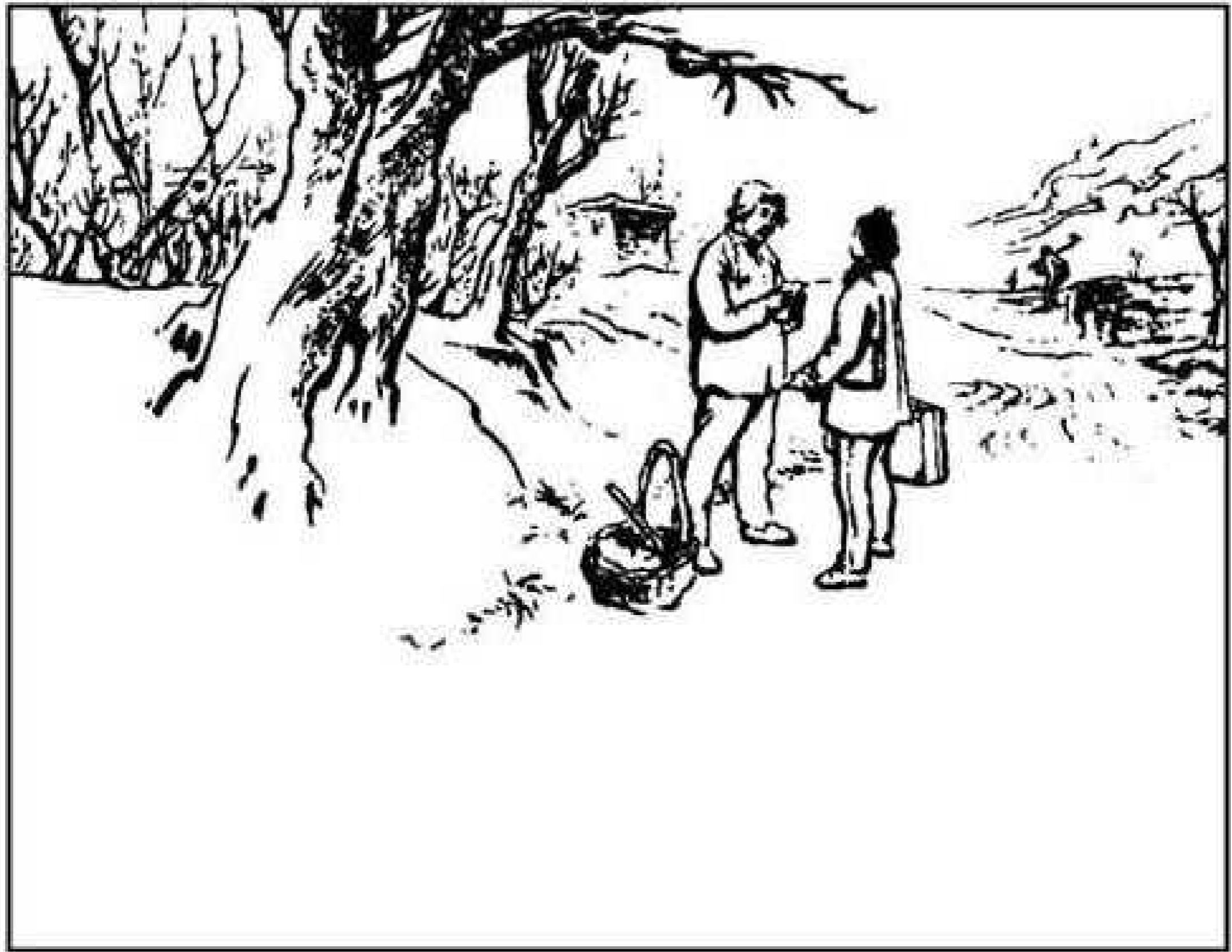
64. 出站了，持手杖的人坐上三轮，说了声：“迎宾旅馆”。三轮就飞也似地蹬走了。孔梦华他们也坐上三轮随后追去，谁知到了旅馆门口一看，才发现认错了人，大家都呆呆地怔住了。就这样，他们失掉了联系。



65. 孔梦华怕山区生活苦，过不惯，也不知她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硬说她爱人调到平原工作了，说什么也不上山区，却坚持要到平原去。杨晓冬觉得她很成问题，但一时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只得分头送他们。



66. 去山区的三位同学都很顺利地送走了，可是这位孔梦华却真叫人担心。当她接到小燕给她的介绍信时，她满不在乎地揣在身上。她觉得自己哪一派里都有后台，便一点也没有顾虑，怀着观光旅行的心情离开了旅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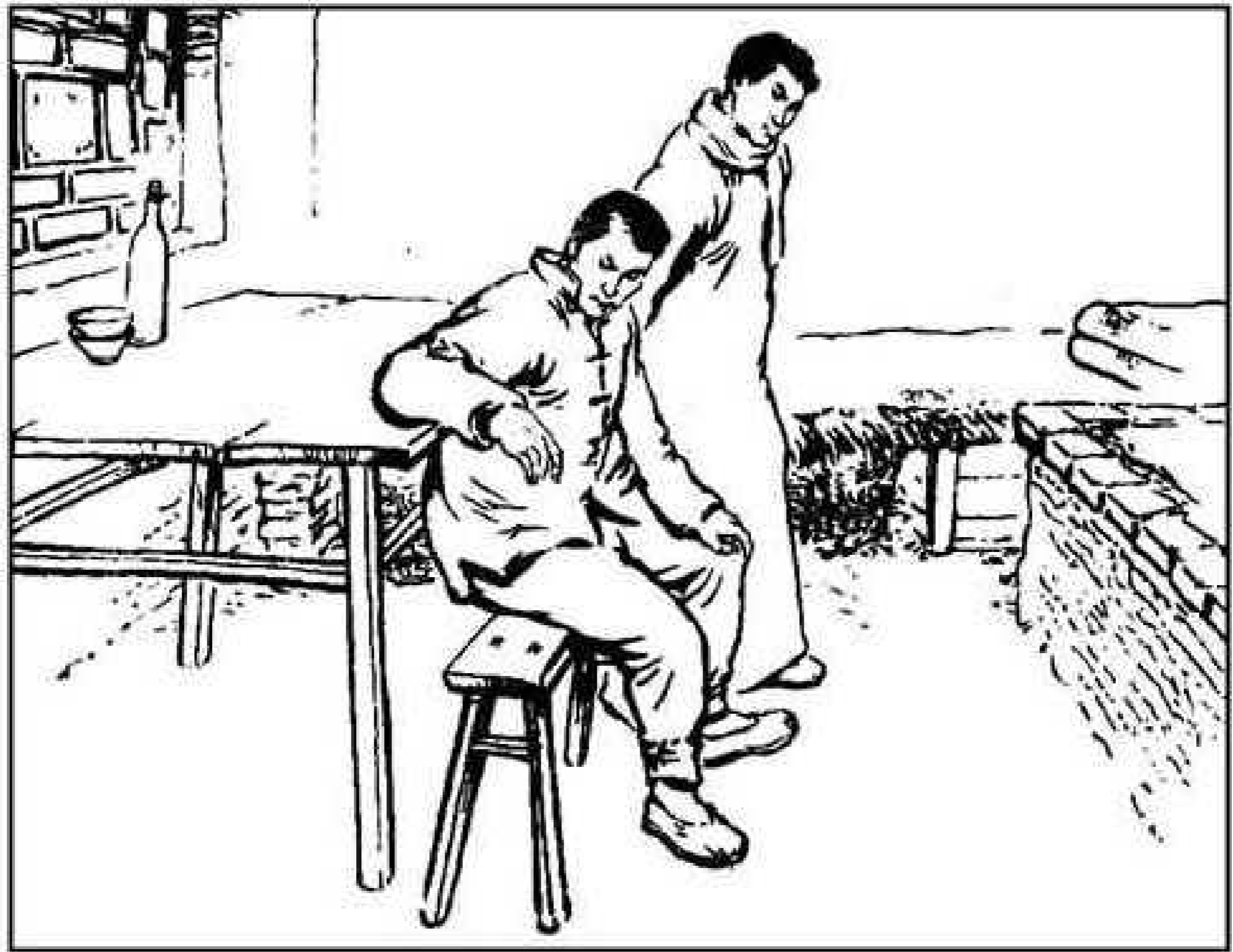
67. 她边走边打听，走一阵歇一阵，眼看太阳落山了，距离敌工站还很远，她才有些心慌：今夜到哪里去住呢？幸而路上遇见一位敌工干事，弄清情由，看过信件，将她就近领到古家庄杨老太太家。



68. 暮色苍茫中，杨老太太接见了这位服装很新、气派挺洋的陌生客人，还怕家贫陋慢待了人家。孔梦华却一点也不拘束，天南地北信口胡吹，老太太越听越不对劲，心想：这位姑娘比起银环来可差多了！



69. 第二天，孔梦华到达了新光县。教育科长知道她在大学读过教育系，便留她在县里当教育科员，并答应设法跟她爱人联络。孔梦华看这里生活条件还能凑合，就在这里住下来了。



70. 杨晓冬把这批学生送走后，心中如释重负。可是眼看快要过阴历年了，不但没钱置买年物，连欠苗家给垫的照相起证明书的钱也还不上，韩燕来愁得唉声叹气，杨晓冬也一筹莫展。



71. 这天，韩燕来跟周伯伯商量要卖掉那副多余的三轮外带，周伯伯不同意，却要卖他种的黄芽韭，两人又顶起嘴来。





72. 周伯伯气咻咻地割了满满一担韭菜，挑进城去卖，边走边盘算：到哪里去能多卖点钱呢？忽然迎面开来一辆日本摩托车，他一时躲闪不及，“喀嚓”一声，菜筐撞飞了！周伯伯失去了知觉……



73. 周伯伯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邻居长生送到医院里，燕来也闻讯赶来。依医生的意见，病人应该住院，但需先交五十元的保证金。周伯伯一听就火了，立逼燕来把他抬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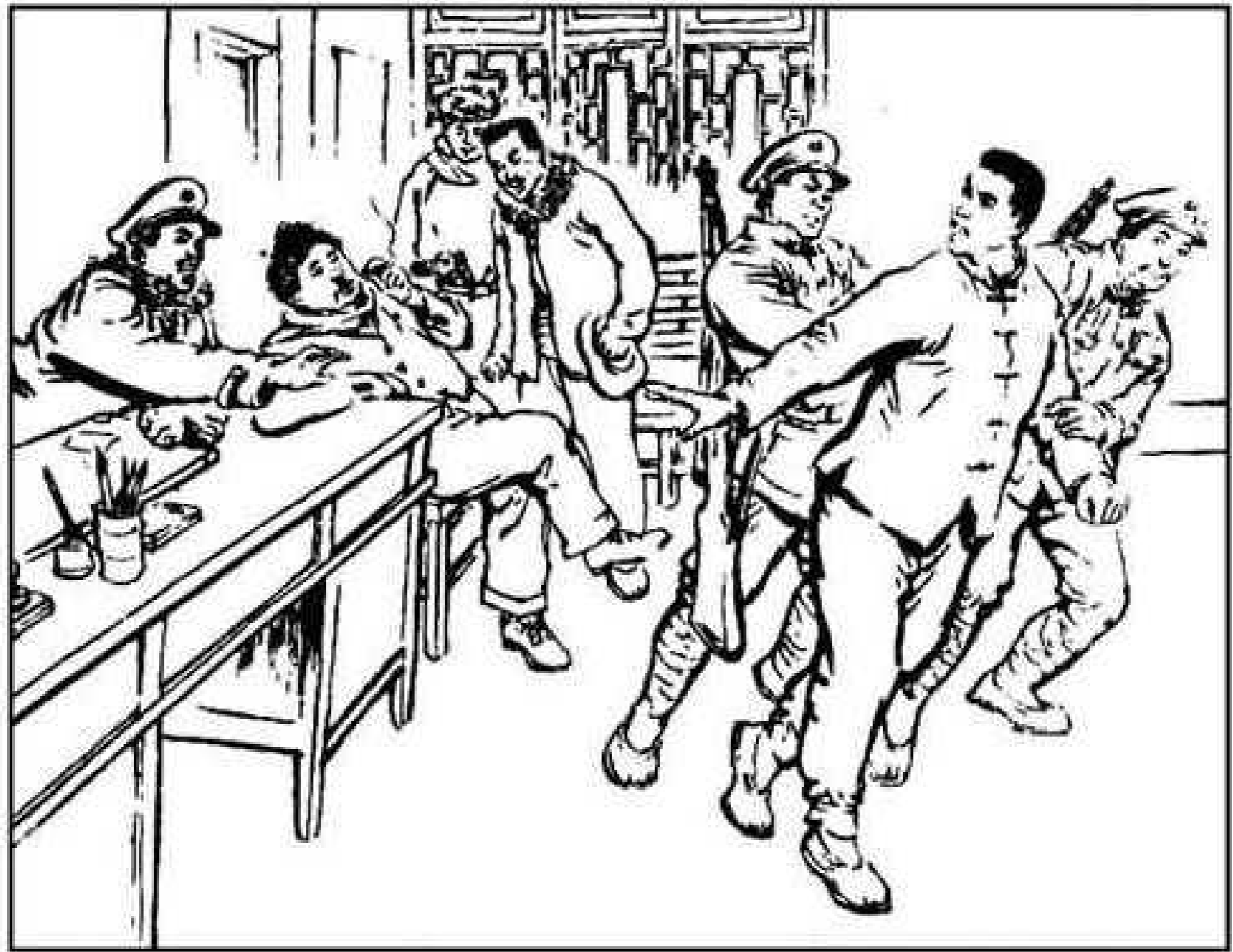
74. 这场风波给韩家生活上带来更多的困难，光急诊和医药费就花了十来元。这回周伯伯可没话说了，只得忍痛，叫燕来去卖掉那副外带。



75. 在旧社会里，好像一切厄运都紧跟着穷人。韩燕来拿着外带到紫河街破烂市，直蹲了两个多钟头，也没人过问。眼看天到中午，他把外带套在肩上，正要到处去卖，忽然有两个便衣凶凶地把他叫住。



76. 燕来忍住气，说了来由，谁知这两个家伙根本不理睬他的话，劈手就夺那副外带。燕来哪肯放手，于是撕撕掇掇地扭到派出所。



77. 派出所又把燕来转送到伪警察分局。伪分局里早坐着一个肥猪般的“原告”，不容燕来分说，就把那副外带断归“原告”，还把燕来押在拘留室。燕来又气又恨，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78. 天黑时候，燕来才被释放出来。他越想越憋气，又感到没脸见人。见迎面有家小酒馆，就身不由己地走进去，要了四两酒，想借酒浇愁。这时他把以前对杨叔叔说的决心戒酒的诺言，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了。



79. 算完酒账，他跟踉跄跄地走出酒馆，被冷风一吹，头脑清醒些，他想：“自己参加了革命，还受这份肮脏气……”他越想越气，决心把丢的东西找回来。





80. 可是，又一想，他们人多，自己赤手空拳怎能讨得公道？边想边往前走，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家刀剪铺，便进去买了一把七寸长的摆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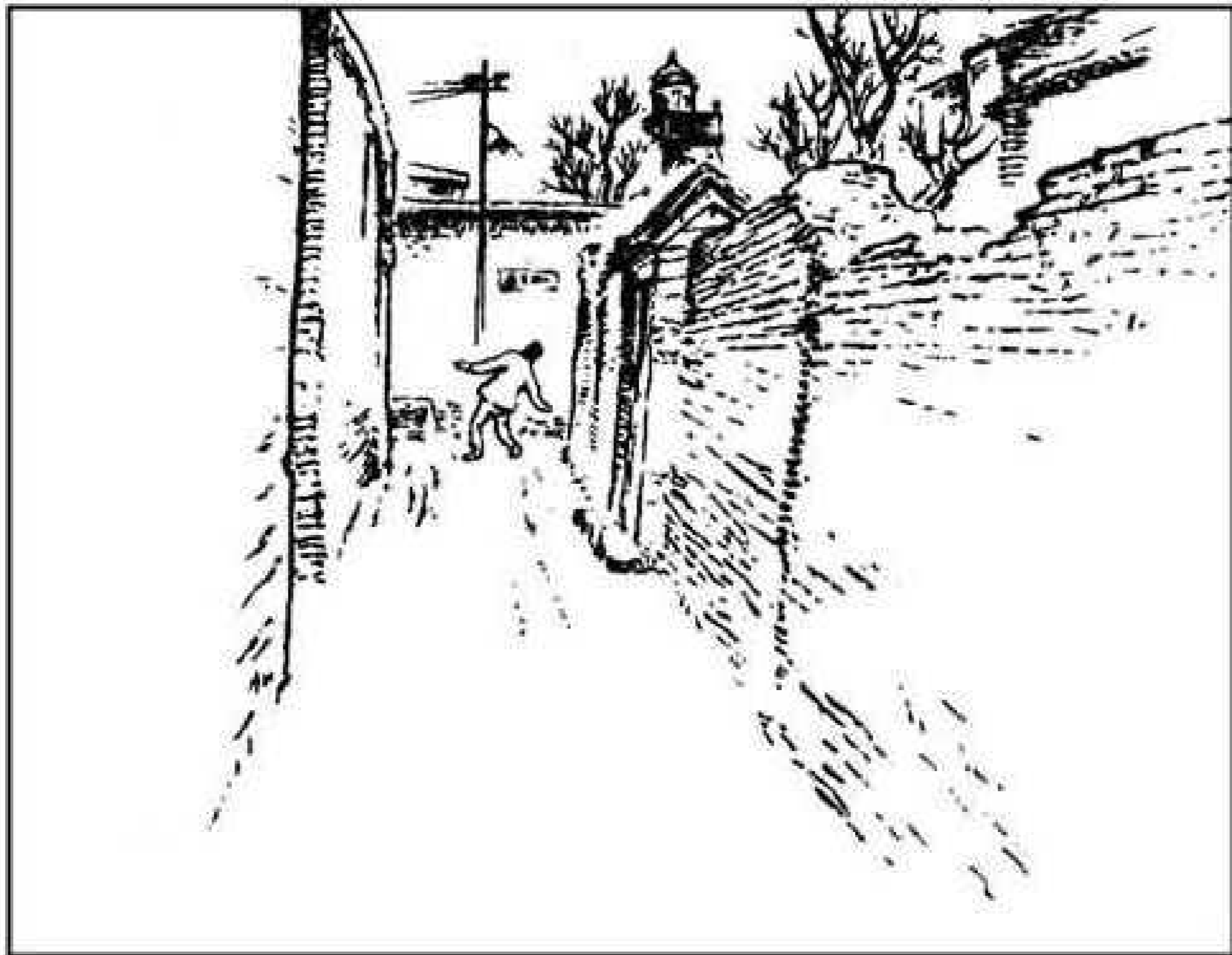
81. 街上，很多商店都已关了门。他直奔此河街去找那个夺他车带的人，谁知刚走到胡同口，突然被一个特务拦住。



82. 韩燕来认出这个家伙就是送过首长那天搥打自己的那个戴黑桃眼镜的特务，他不由打了个寒噤，欲待转身往回走，身后也有人来了，他急中生智，猛地一拳将特务打倒，趁机冲出了胡同口。



83. 这个被打的特务正是蓝毛，因捕杀抗日人民有“功”，日本人提拔他为侦缉队长。这小子新官上任，又逢年关，想显示自己，便亲自带队查夜。想不到被燕来重重打了一拳，他爬起来，狂吹警笛，拼命追赶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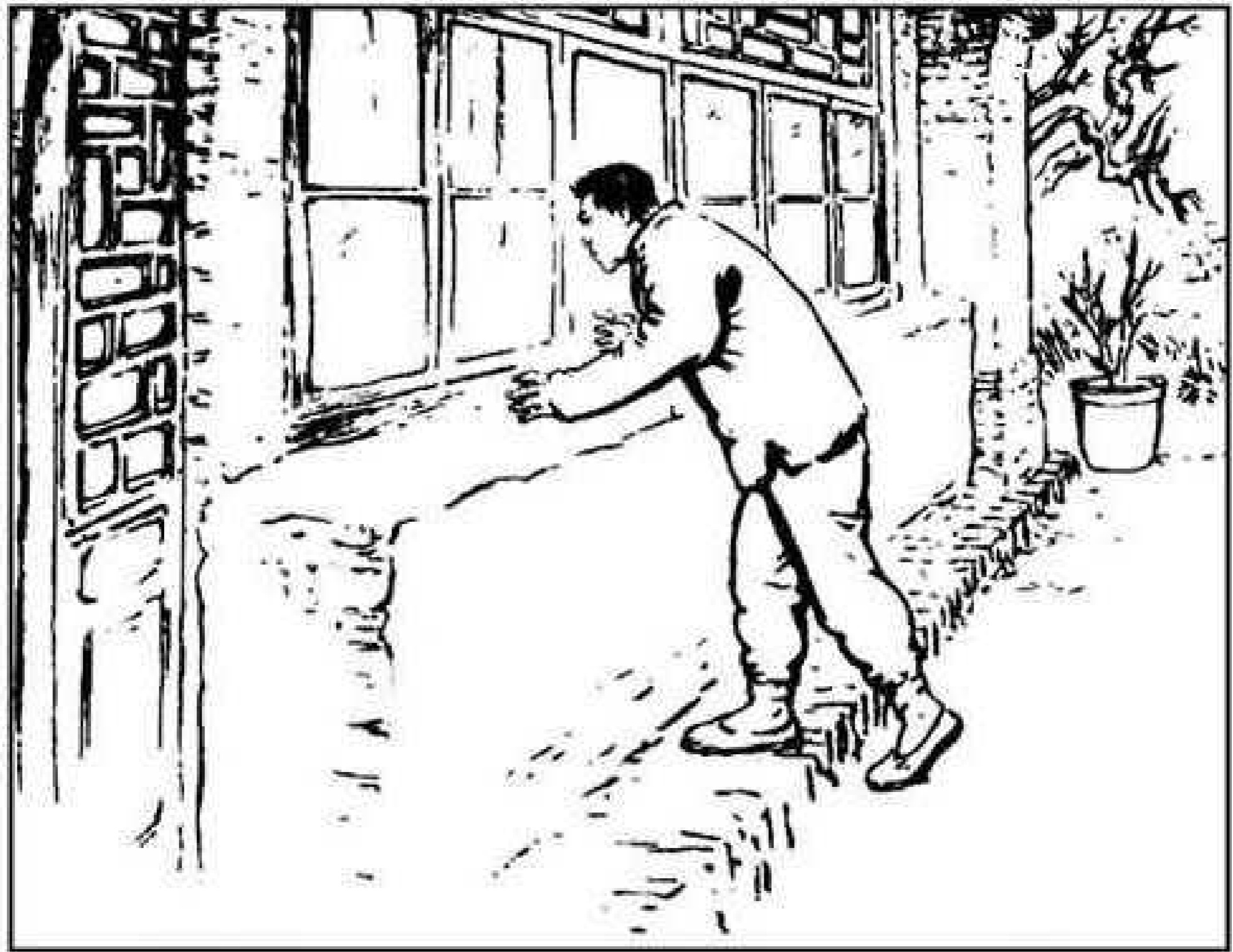
84. 韩燕来急不择路，钻进一条小巷里。糟糕，竟是个死胡同！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头顶上的电灯光又特别亮，敌人老远就能发现自己，他心里一急，弯腰捡起块砖头，猛地朝灯泡掷去。



85. 灯泡被打灭了，他才意识到灯杆靠近的是高墙，便一纵身抓住灯杆，用猴儿爬杆的手段，飞快地攀上墙头。等敌人追进胡同，他早已爬到毗邻的房顶了。



86. 燕来轻身伏行，爬过了许多平房和瓦房，最后骑在一堵围墙上，见那边是一个小独院，窗上挂着窗帘，透出灯光。他正想穿过这小院逃走，忽听屋里有撕掇和喝斥声，他不由停下来。



87. 他马上又自己警告自己：这是什么时候，还要多管闲事！可是屋里骚动的声音越来越厉害，还夹杂着女人的惊呼声，这使好打不平的燕来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他轻轻跳下墙，接近窗户向里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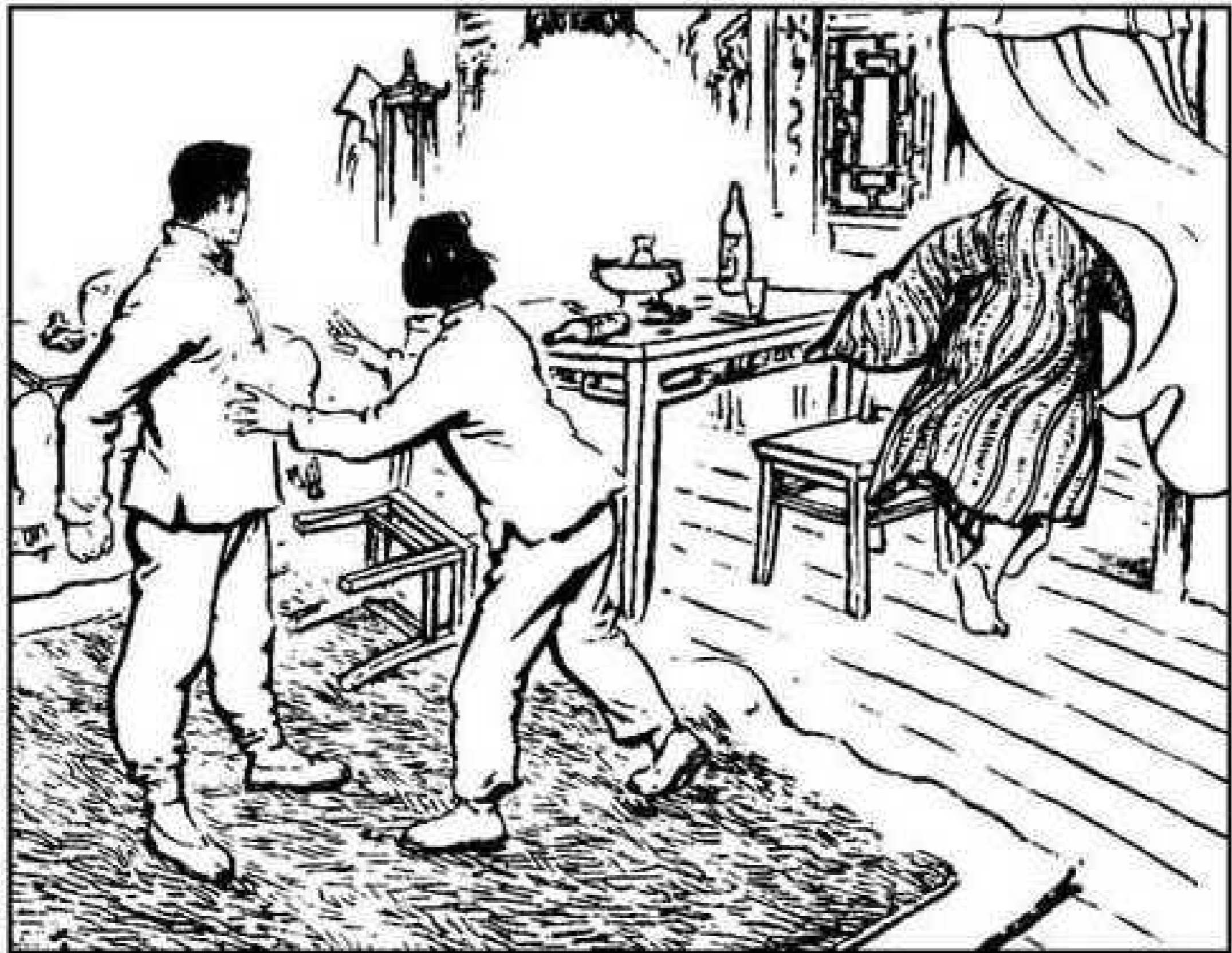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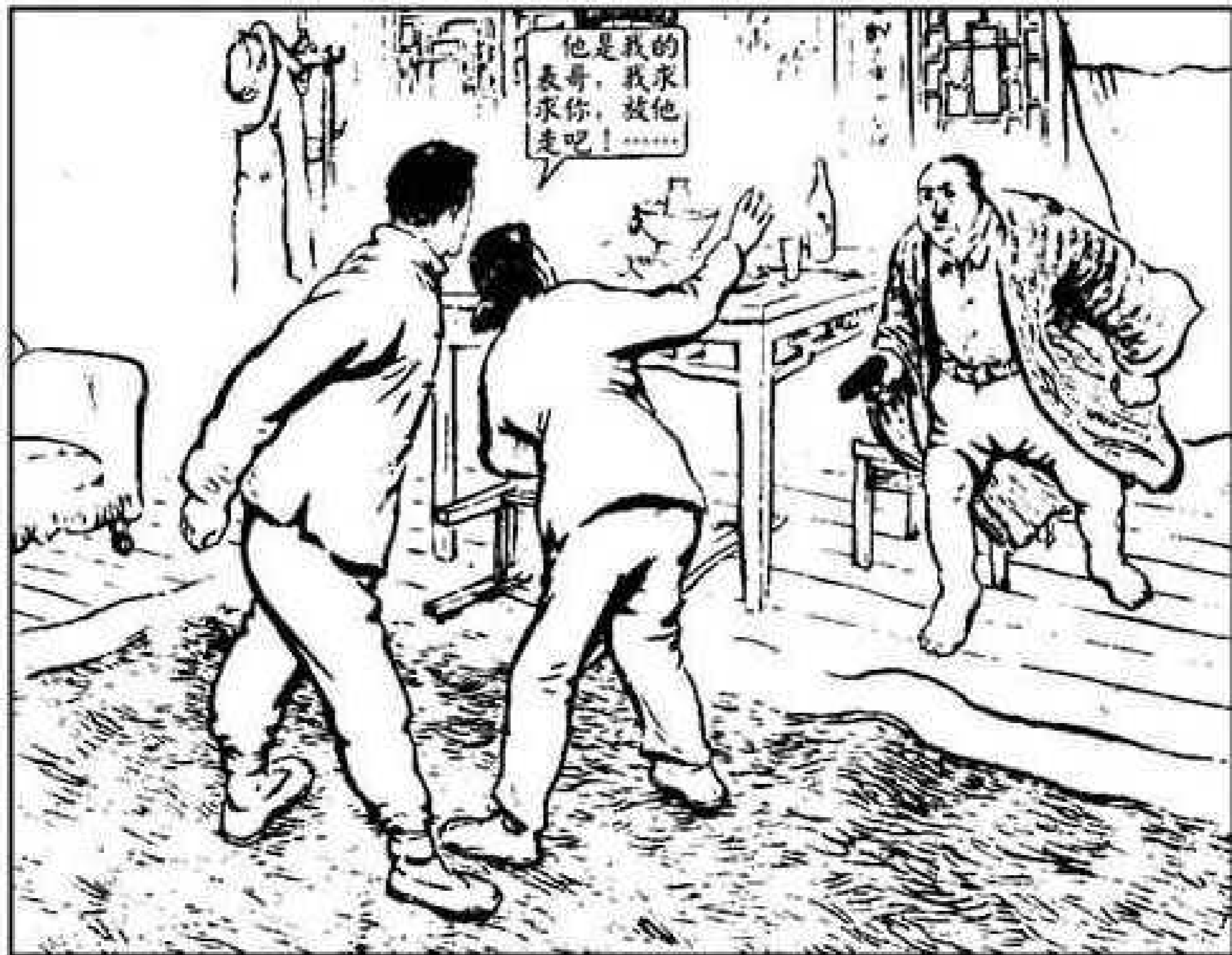
88. 谁知不看还好，这一看可把他气炸了肺，原来屋里有一个日本人，正要对一个中国姑娘强行非礼。韩燕来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推让闯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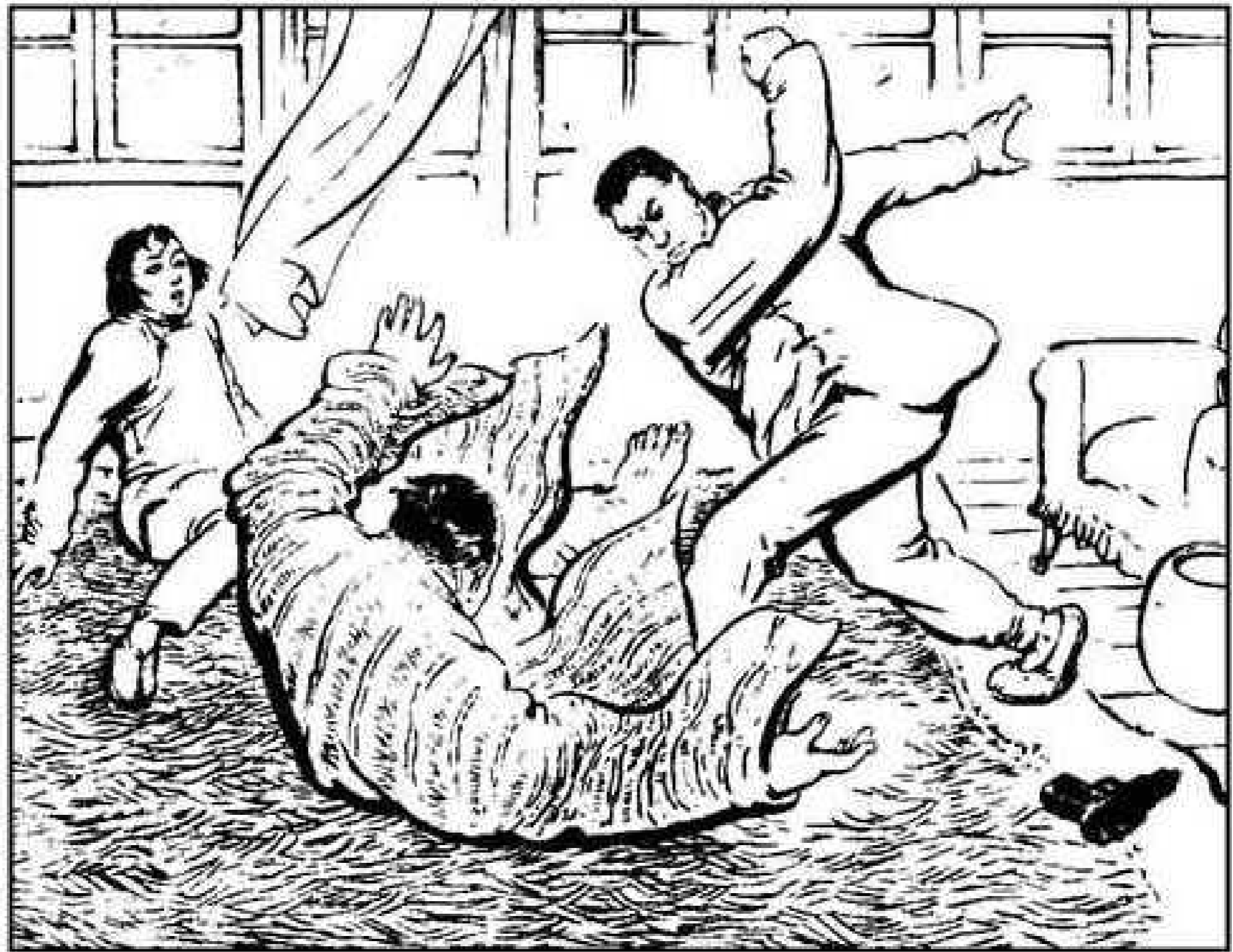
89. 鬼子吓了一跳，但当他发现韩燕来赤手空拳，又是个穷中国人，就立刻放开姑娘，扑过来抡拳就打。燕来急闪身躲过，乘势用力一推，鬼子打了个趔趄，险些栽倒。



90. 鬼子两眼闪着凶光，狂怒地看了下这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扭头就窜进里间屋去了。姑娘知道鬼子是去取手枪，急得话不成句地对燕来说：“你……你……快走！他……他是龟山经理呀。……”



91. 龟山是日本经济顾问，也是发横财的资本家。燕来一听是他，知道这乱子惹大了，但同时也想起了龟山对中国人的压榨剥削。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龟山提着手枪闯出来。姑娘惊叫一声，用全身遮住燕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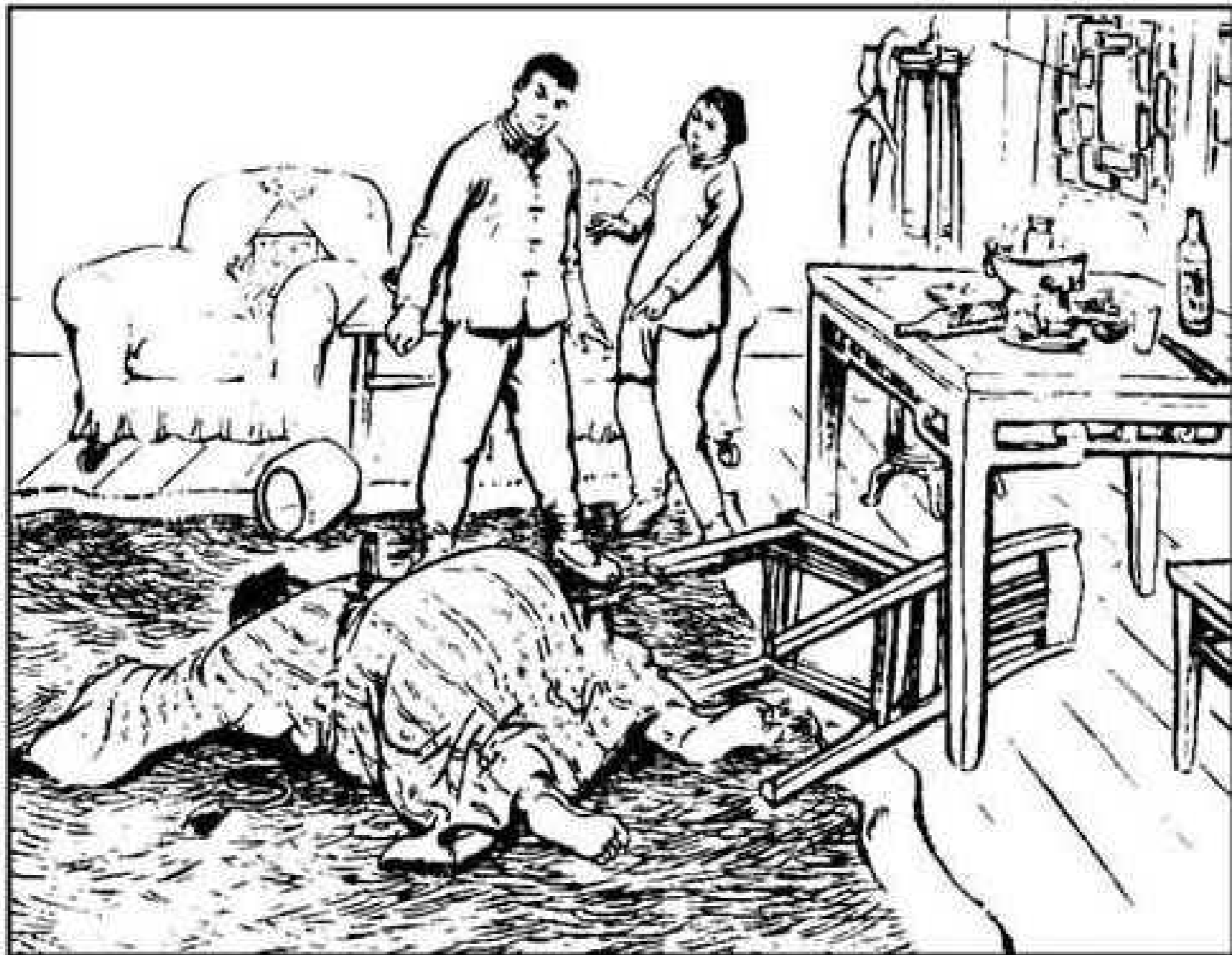
92. 龟山用力把姑娘捺到一边，吼了声：“我先要他的命！”不提防韩燕来猛地从姑娘身后冲出来，一拳把他的手枪打掉，下面又使了绊脚，将龟山摔倒在地。



93. 燕来骑在龟山身上抡拳便打。龟山忍着痛，拼命去抓地板上的手枪，眼看就要抓到手，姑娘可急了，她不顾一切地奔过去，一脚将枪踢出老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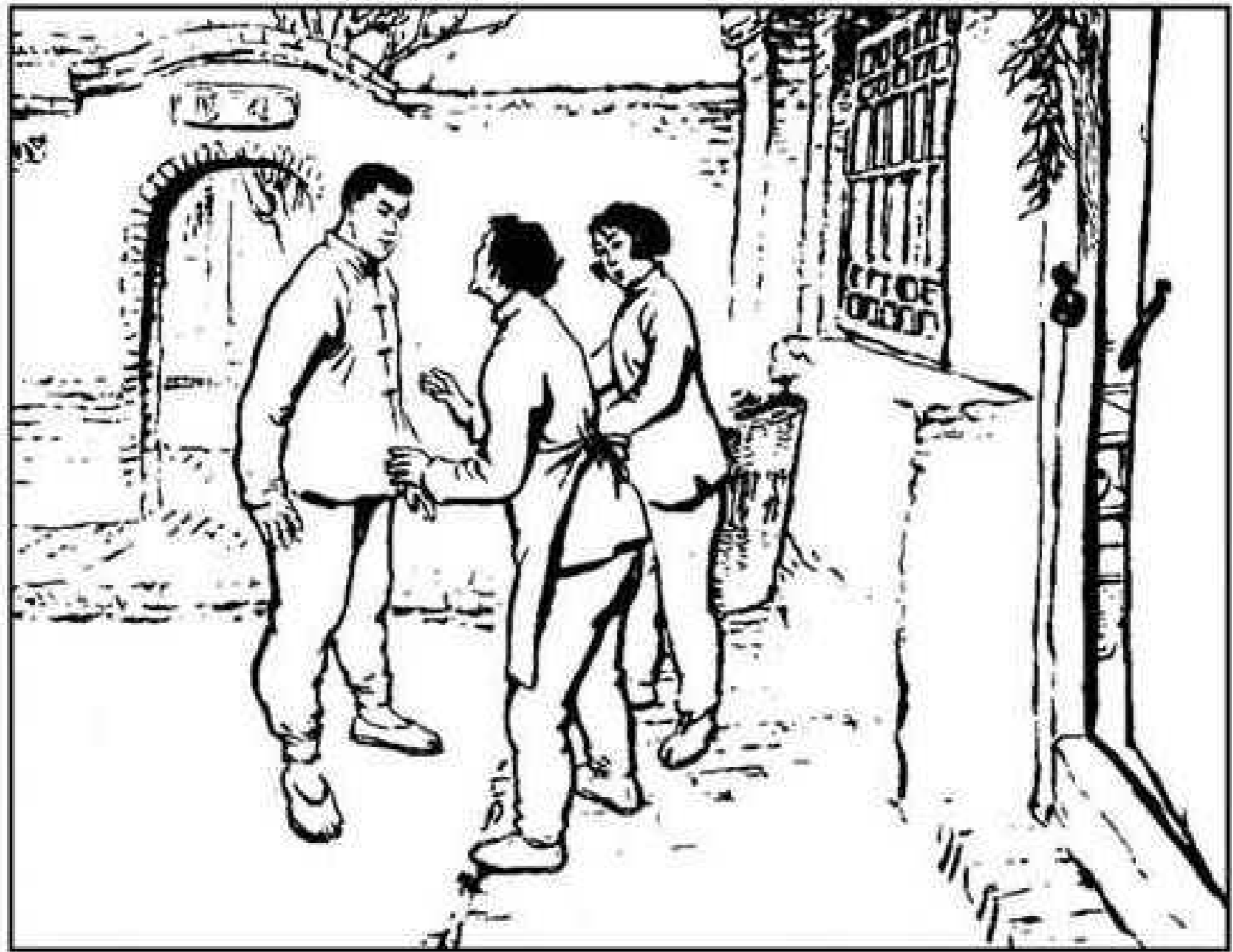


94. 鬼子用力翻身把燕来压在身下，燕来要翻起来，感到腰间被一个硬东西硌得生痛，猛然想起是那把刀，刹时新仇旧恨涌上心来，便挣扎着取出刀来，猛力向龟山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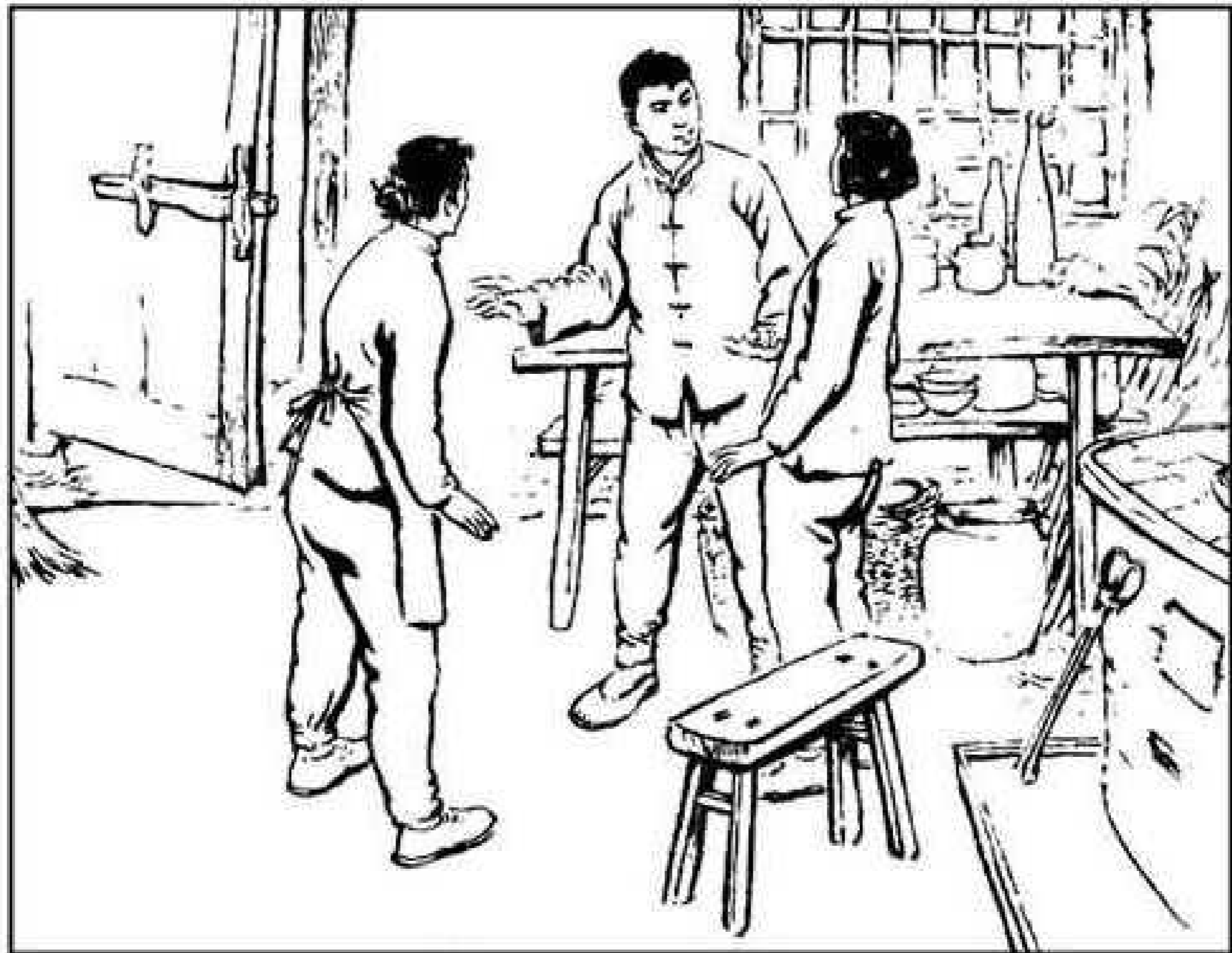


95. 龟山蹬腿死了。姑娘吓得脸煞白，燕来安慰了她一番，问起经过，才知她名叫蒲小莫，母亲给龟山当佣人，今天她来看望母亲，不想被龟山强留住……母亲还被锁在厨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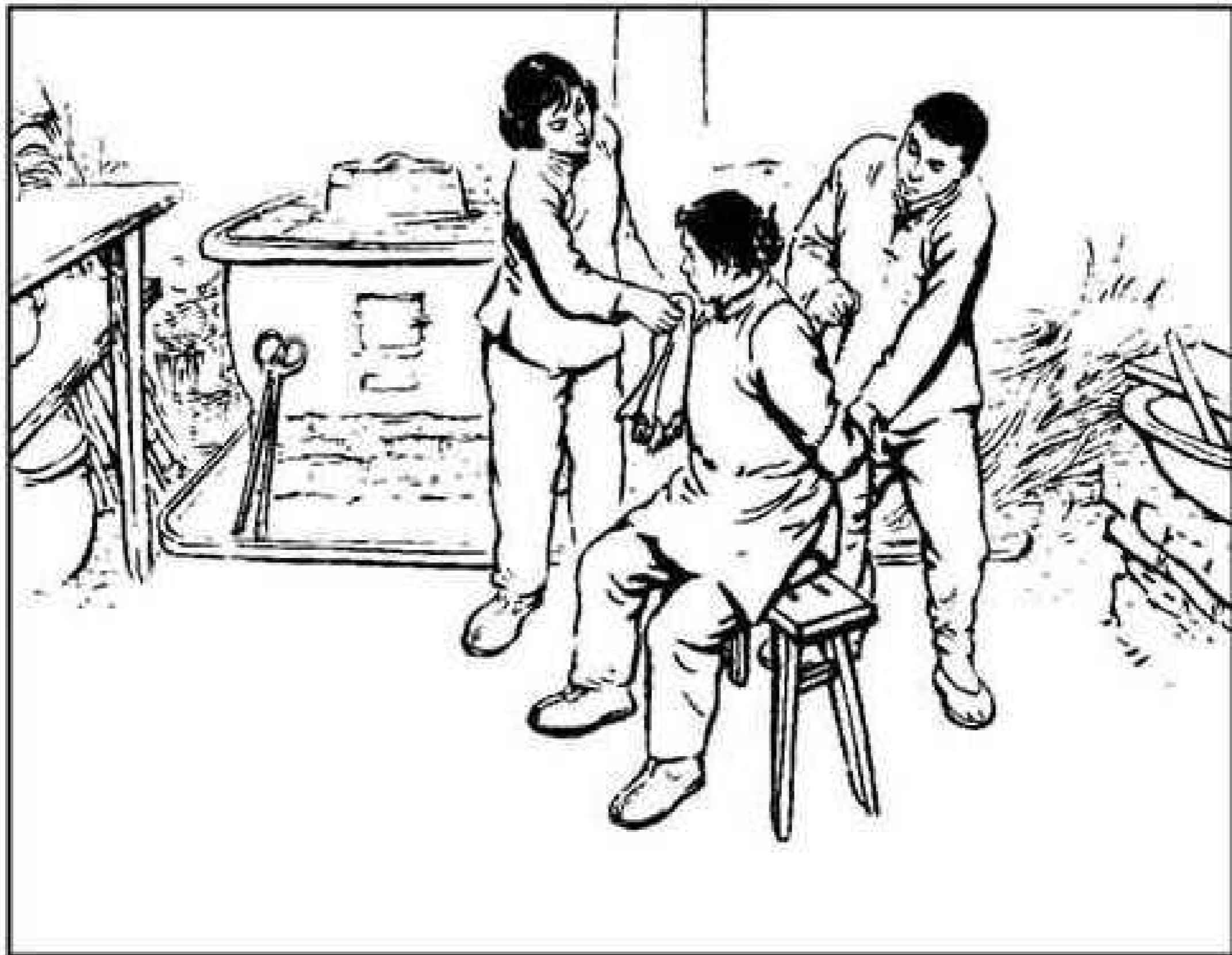




96. 燕来从龟山身上搜出钥匙，开了厨房门，放出小蔓的母亲。她一听说把龟山杀死了，吓得一时没了主意。



97. 燕来看出小蔓很识大体，又问清只有龟山一人住在这里，小蔓来时也没人知道，燕来便根据这种情况，想出一个主意，小蔓很赞成，跟母亲一商量，她起初不同意，后来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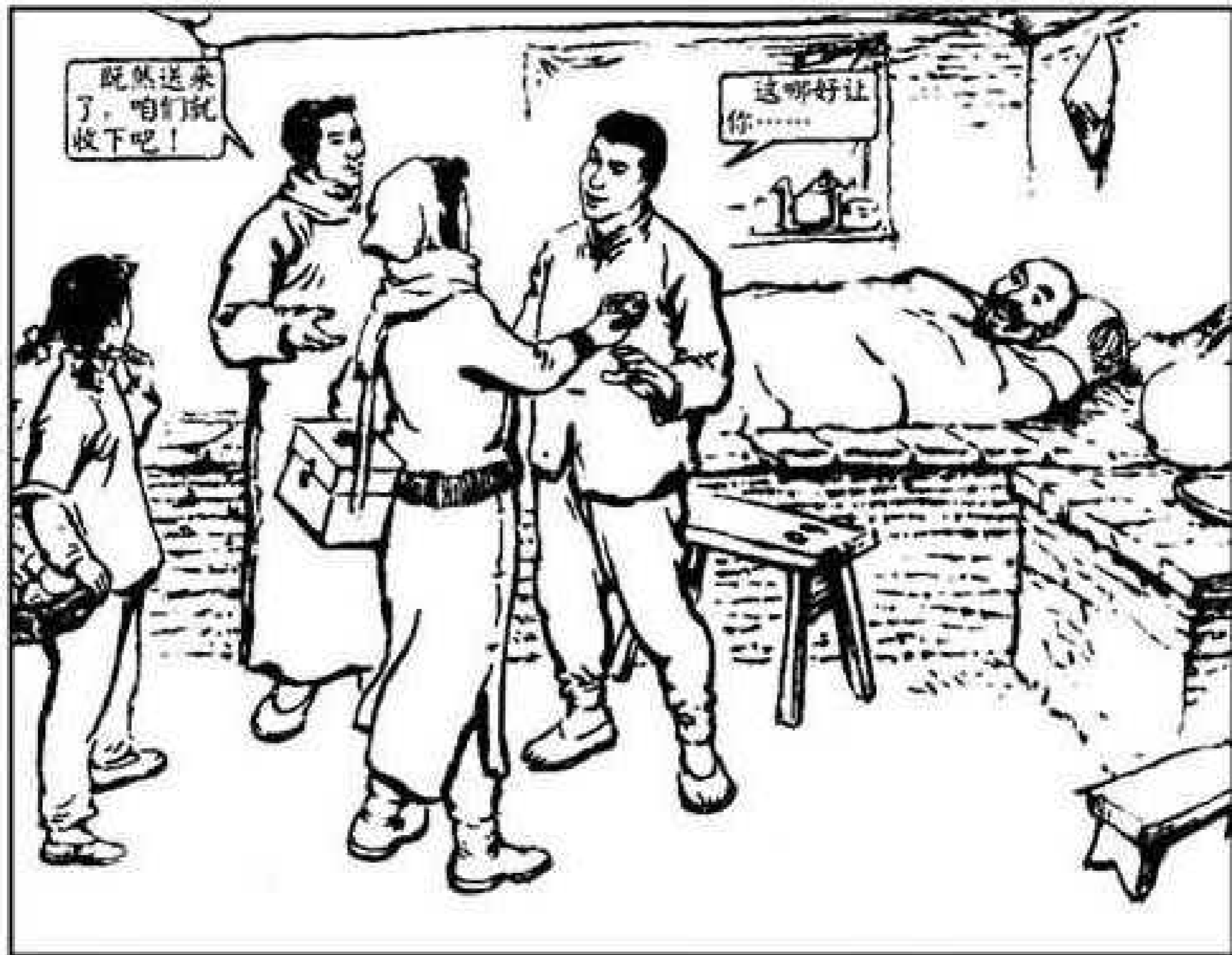
98. 于是按照燕来的主意，把小莫的母亲捆绑起来，嘴里塞了块毛巾，安置在厨房里，外面挂上锁。一切布置妥当了，燕来捡起自己的短刀，把龟山的手枪也掖在腰里，趁着夜深人静，同小莫跳墙出来。



99. 临别时，小蔓要燕来留下名字，燕来说：“那倒不必，你只记住是共产党派来的人就行啦。”小蔓点点头，想了一下，把自己家住的地方告诉了燕来，并说这个家可以当他们的歇脚的地方，二人才分手了。



100. 这一夜，杨晓冬一直等到快天亮，才见燕来回来，问明情由，他狠狠地批评了燕来。为了过年还债周伯伯撞伤，燕来闯祸，而问题一点也没解决，反而白搭了一副外带，这一连串的事情使杨晓冬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101. 银环听到这消息，心想：无多有少，自己能眼瞅着他们为难吗？便偷偷当了几件衣服，连她平日积攒下来的一点储蓄，共凑了二十多元钱，给他们送来。燕来还要推辞，杨晓冬却爽快地收下了。



102. 银环给周伯伯换了药，亲切地安慰了一番。周伯伯感谢得眼里闪着泪花，心想：要不是共产党，哪会有这样好心肠的人！怪不得老韩兄弟为了党情愿把身家性命都搭上呢。……



103. 杨晓冬考虑了一下钱的用途，除了过年、还债、给周伯伯买药，还要买几瓶酒，送给苗先生和伪保长，答谢他们给起证明书的人情。他把钱交给燕来兄妹，叫他俩去置买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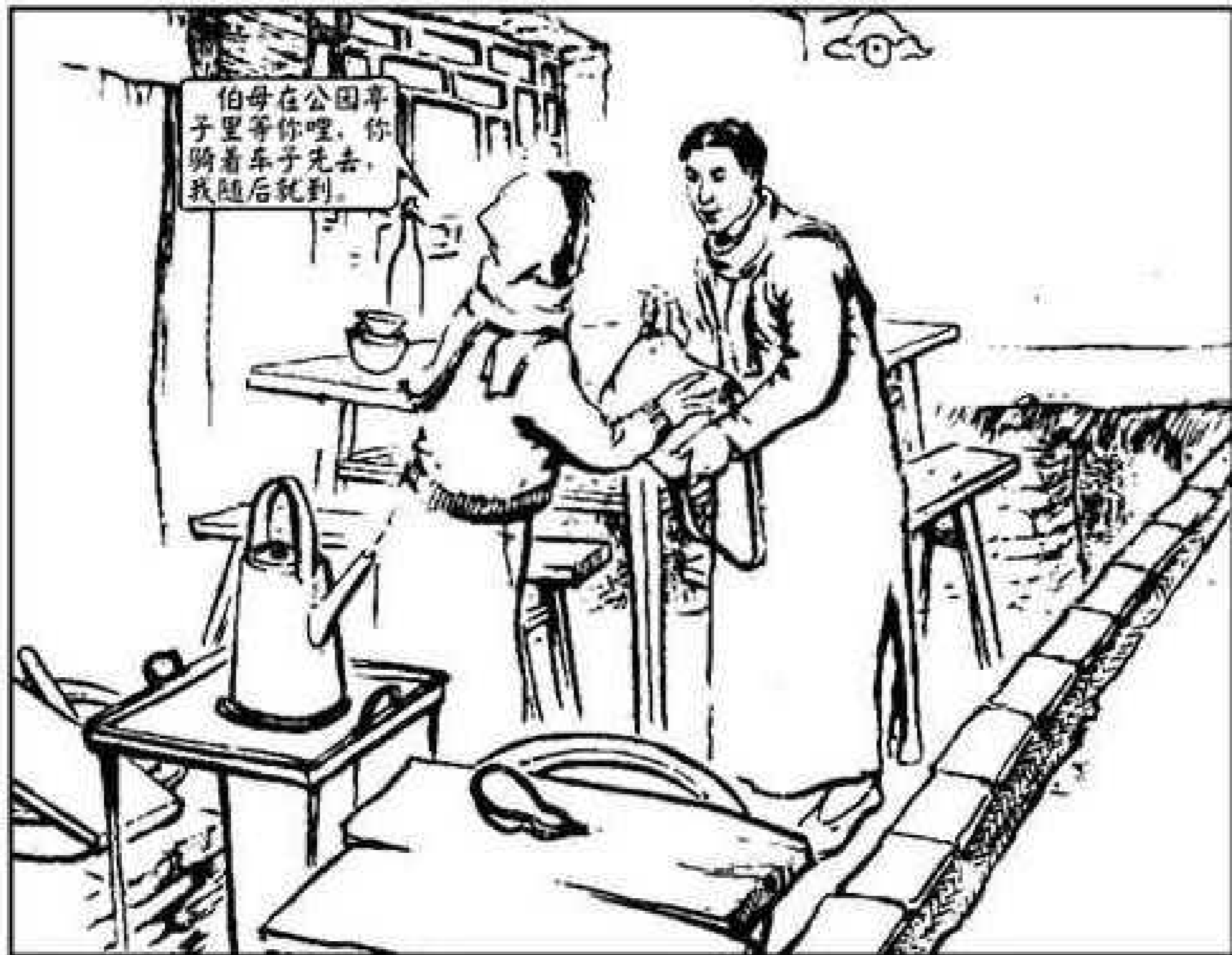
城市里每逢过年，不是都送贺年片吗？咱就利用这机会，给敌人送几张“恭喜发财”。

那太好了，印刷和散发由我负责。

104. 燕来和小燕走后，周伯伯睡着了，杨晓冬低声和银环谈了一阵要介绍燕来入党的事，接着又说他想利用春节机会，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银环听了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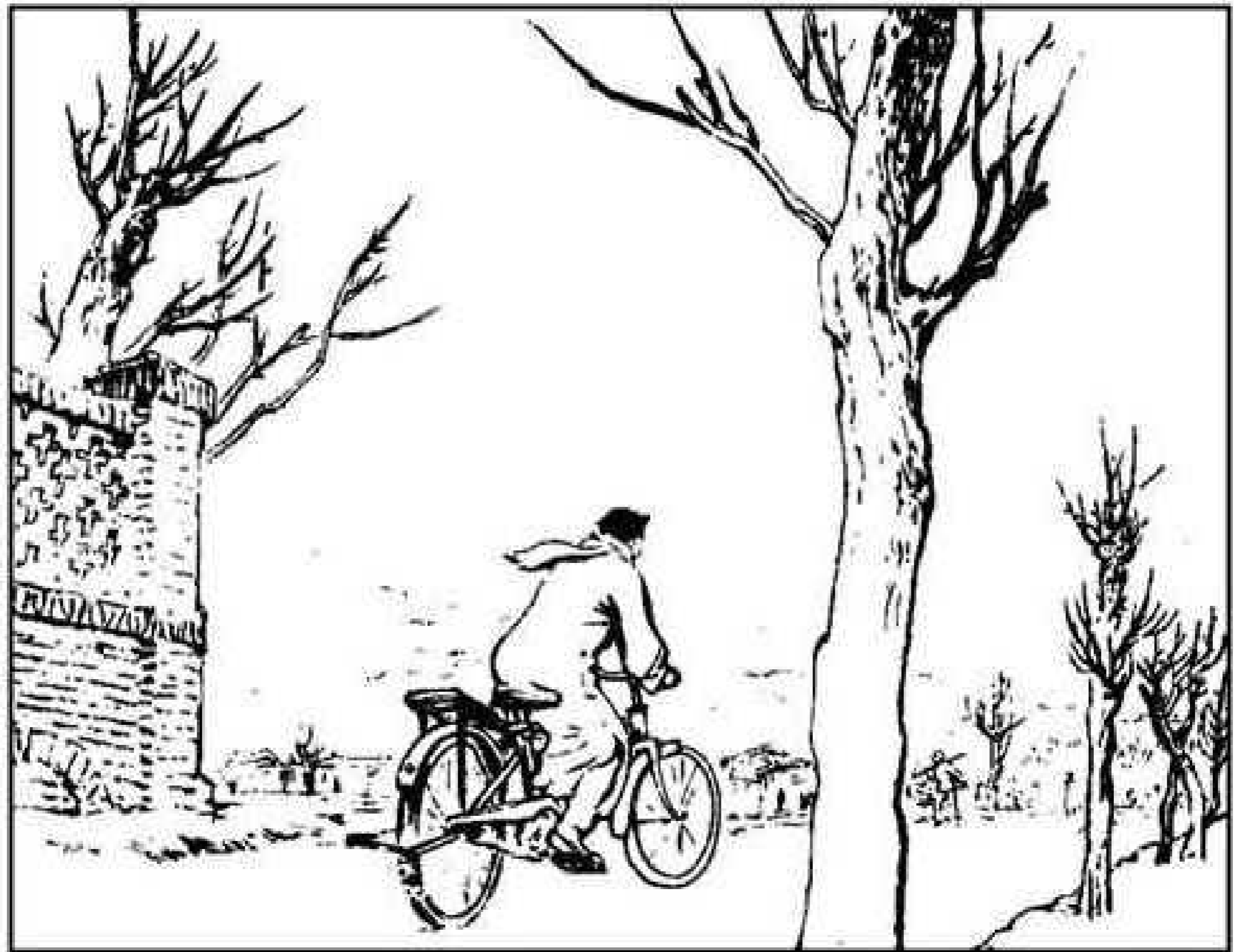


105.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天一亮，小燕就起来了。她正在院里喂鸽子，银环推着车走进来，低声问：“他在家吗？”小春点点头，向屋里指了指，银环放下车走进去。



伯母在公园亭  
子里等你哩，你  
骑着车子先去，  
我随后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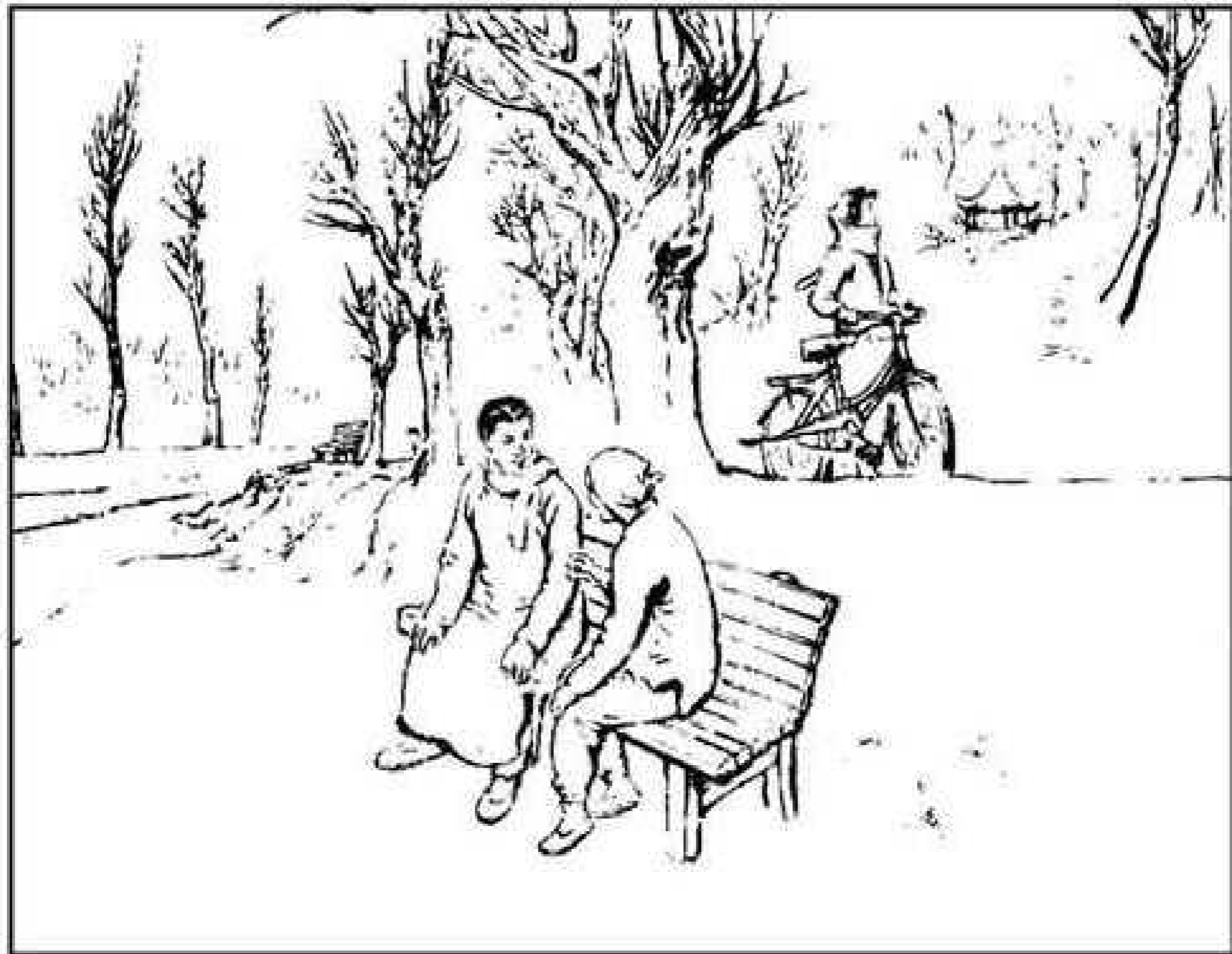
106. 银环走进屋，很高兴地对杨晓冬说：“宣传品都印好了，老家又叫伯母送来很多现成的。”她说就摘下挎在肩上的那个鼓绷绷的背包，说先留在这儿回头再看，叫杨晓冬赶快到公园去会见母亲。



107. 杨晓冬骑上车子直奔公园，他边走边想：前两天这里刚发生了龟山被杀的事，她老人家在公园里待久了行吗？这样想着，他不由加快速度，恨不得一步踏进公园。



108. 老太太正在公园里东张西望，等得很急，忽然一眼看见儿子推着车来了，她摊开两手从亭子里迎出来。她原来有一肚子话要跟儿子说，可是一见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上下打量着杨晓冬。



109. 杨晓冬看这里游人很多，说话不方便，便领着母亲寻找僻静的地方，刚走了不远，恰巧碰上银环，她像是早懂了他们母子的心情，便接过车子，让他们坐在河岸漫坡上，自己站在岸上替他们了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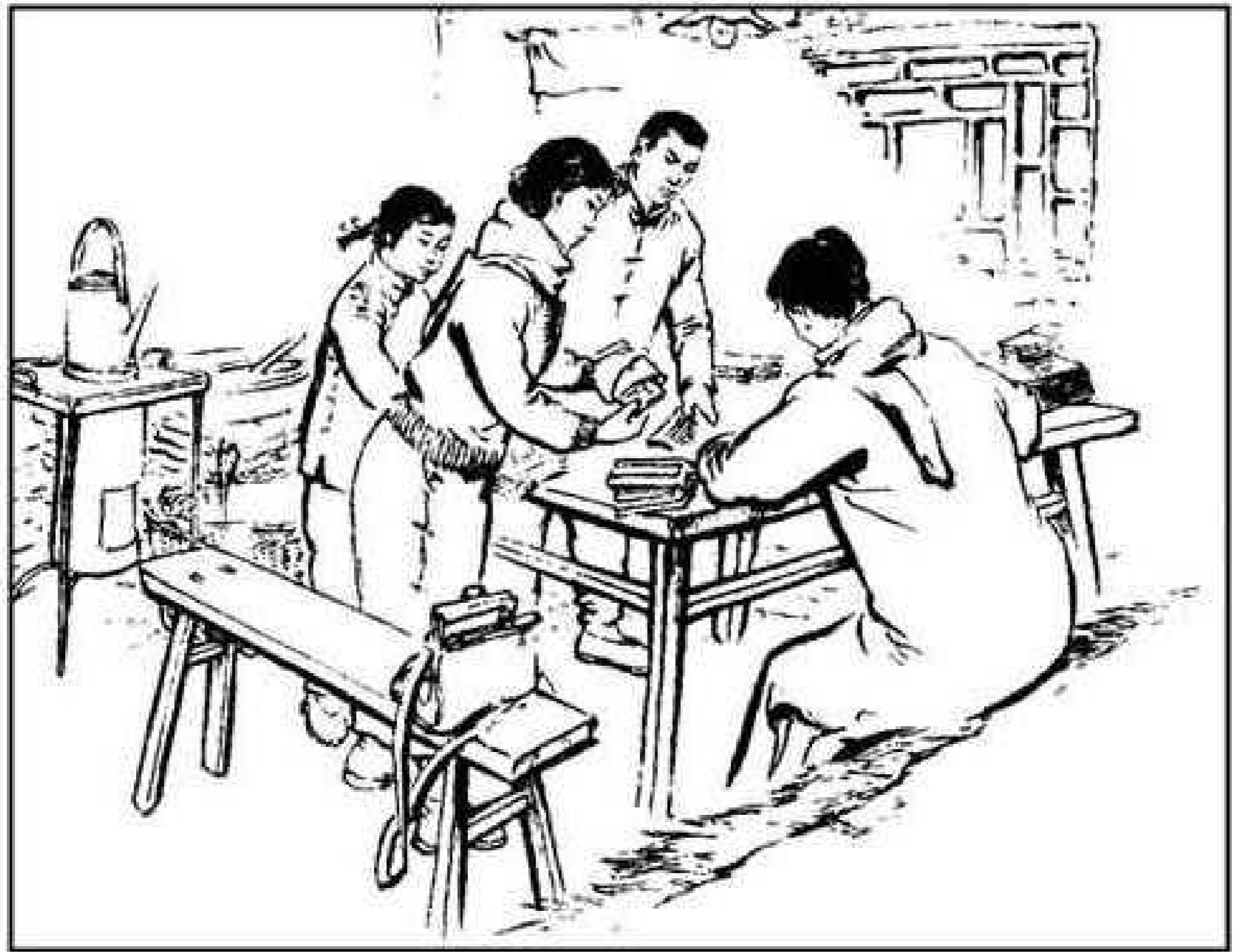


110. 杨老太太这次来送宣传品，她很想叫儿子回家去过个年，谁知她一说出来，杨晓冬显得很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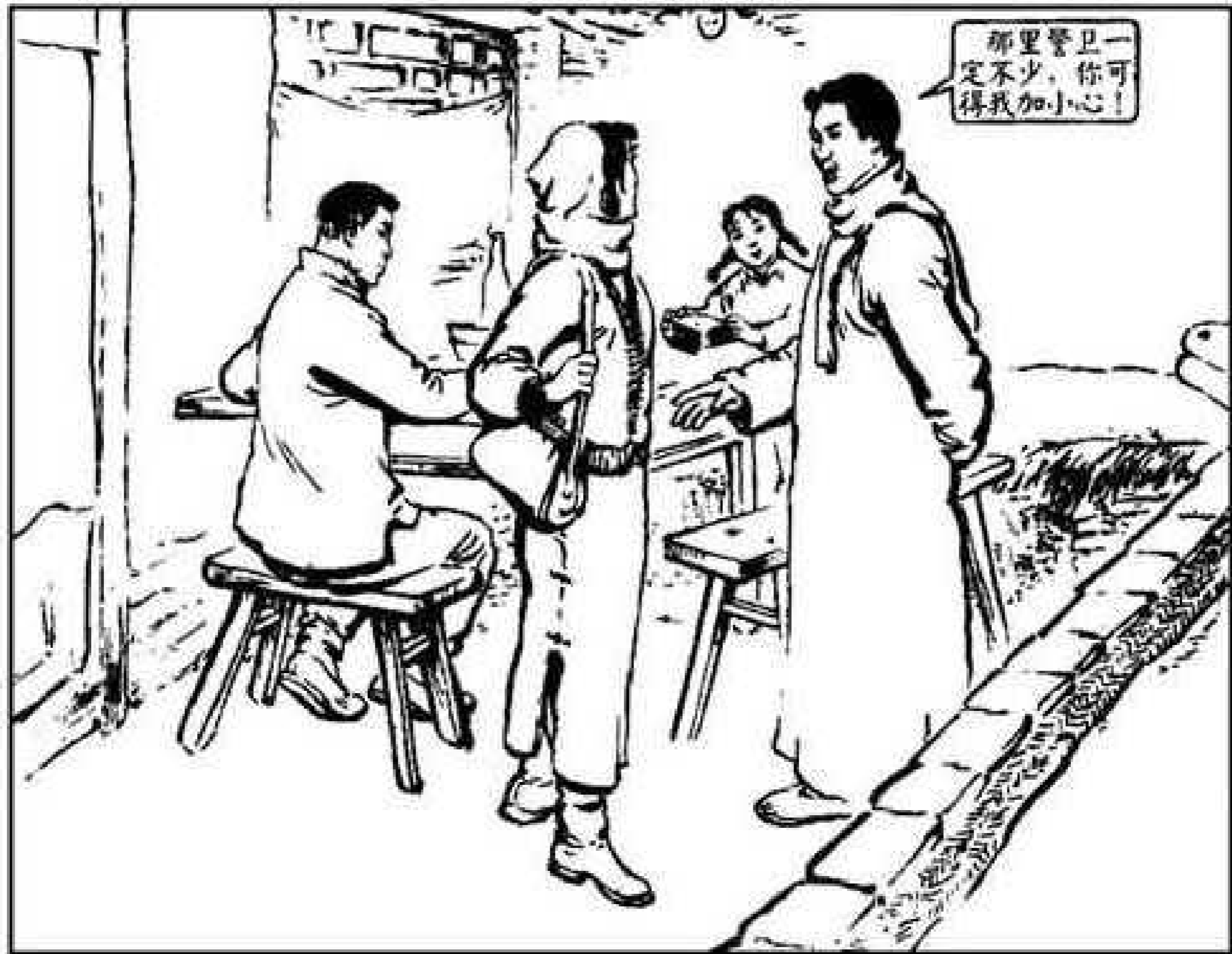


111. 一阵沉默后，老太太轻声说：“冬儿，妈懂得你的心，你们先办国家大事，咱娘儿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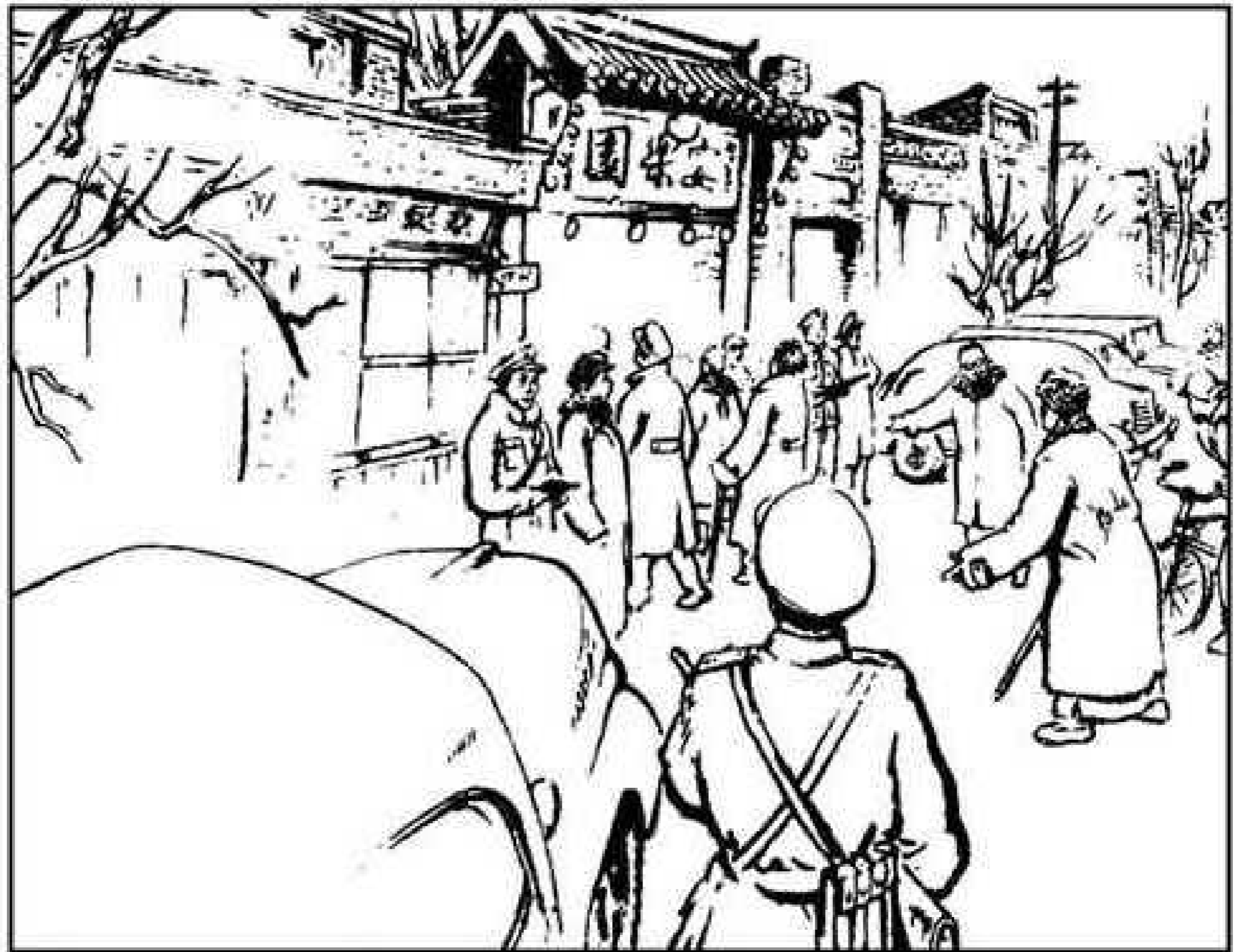




112. 杨晓冬送走母亲后，返回住所，听二房东苗先生说，省城伪军政长官今晚在宴乐园举行招待晚会，心想这正是散发宣传品的好机会，忙和银环整理宣传品，凡是指名送的都写上名字和地址，装好信封。



113. 一切都整理就绪了，准备天一黑就全体出动，分头散发。杨晓冬慎重地考虑了各人的经验和情况，决定把最重要的任务——闯宴乐园交给银环。他对每个人都讲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再三对银环叮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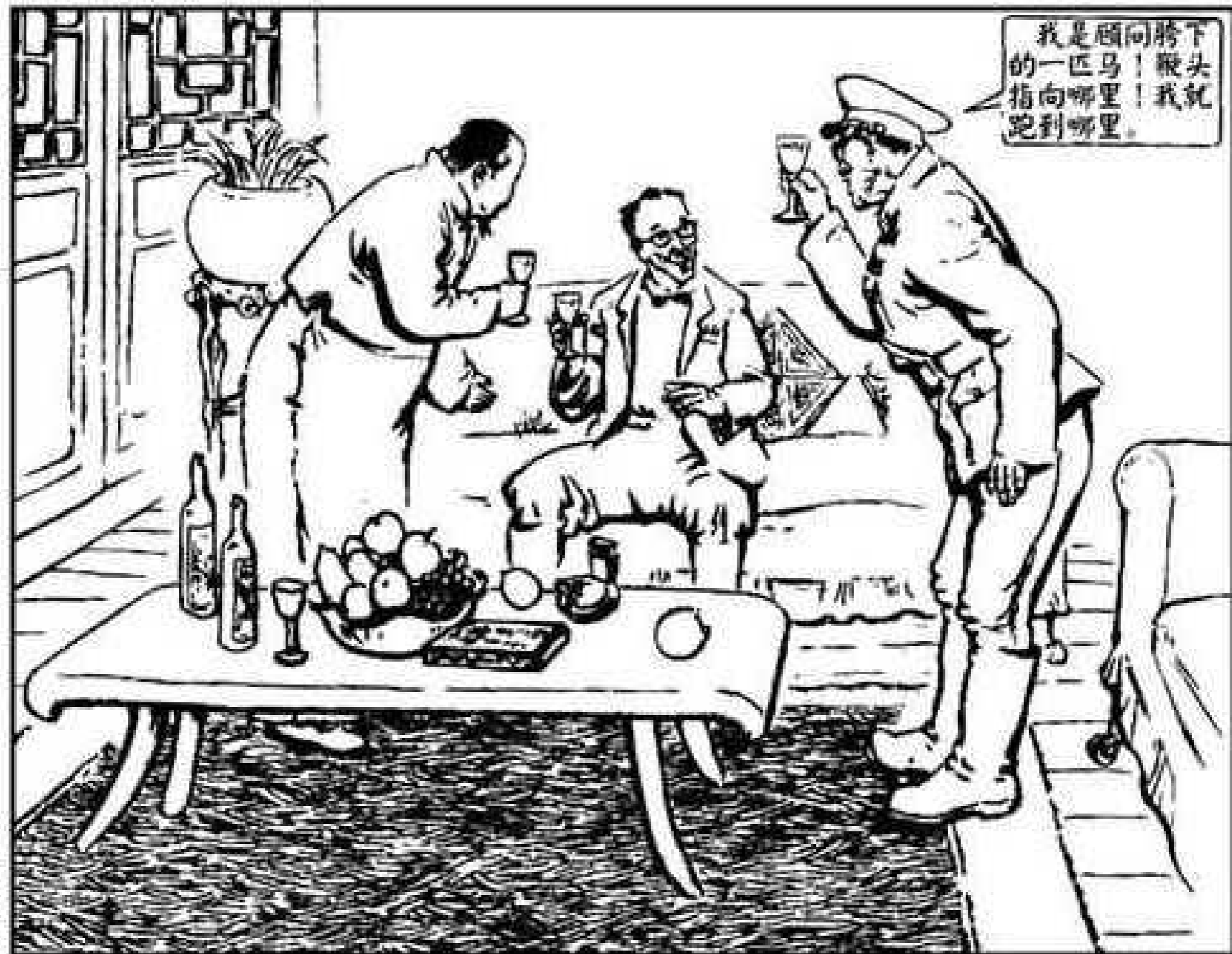
114. 宴乐园是省城最大的饭庄，是伪省府经理科科长李歪鼻和目前被杀的龟山，勾结一个商人合伙开的。这天李歪鼻老早就来了，把前后厅拾掇得一干二净；不到晚七点钟，门口就挤满了汽车、三轮，伪官们都陆续到了。



115. 李歪鼻跑前跑后，忙得满头大汗。司令部田副官一进门，就给妓馆打电话，叫姑娘们打扮好了就来，并让她们走饭庄后门，说已告诉门岗，凡是女的就让进来。



116. 在一间休息室里，伪省长吴赞东和伪司令高大成毕恭毕敬地陪着多田。多田手擎酒杯，像是给他们调解，又带着命令式的口吻说：“为了完成大东亚圣战，你二人应该融洽和睦。”



117. 吴赞东和高大成同时站起来，高大成刚想开口，吴赞东却抢先回答说：“首席顾问先生，只要有利于皇军，我个人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今后保证和高司令风雨同舟……”高大成没等他讲完，就急得抢过话板。



118. 多田听高大成把自己比成马，他也有这样看法，认为吴赞东是匹滑头的老马，高大成是匹野马，怎样使用他们，那就全在他这位驭手了。这样想着，多田笑了，两个汉奸头子也受宠若惊地笑了。



119. 过了一会儿，两位大员陪同多田走进中厅，一进门，高成就伸着脖子大吼了一声：“统统站起！立正——”正在说笑聊天的伪官们，一听到喊声，都乱七八糟地站起来，有的背朝外，有的屁股对屁股，还有的被碰掉了眼镜。





没有家鬼引不进  
外崇！我郑重  
布：皇军对破坏  
亚新秩序的人，是  
不吝惜子弹的！

120. 一阵嘈杂过后，中厅里静下来了。多田清了清嗓子，便信口胡吹地说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军就要和希特勒的闪击部队在西伯利亚会师；接着又从共产党的活动说到龟山被杀，他越说心里越害怕，脸色却越变得狰狞。



121. 就在这时，银环来到宴乐园的大门口，她见门口警卫森严，便又绕到后门，正赶上一群花花绿绿的女人从后门拥进，卫兵连拦也不拦，她不明原因，略一迟疑，卫兵却向她朝里一指说：“快进去吧！”她就放大胆跟进去了。



122. 中厅里灯火辉煌，多田还在讲话。银环一路无阻地绕过前面穿堂。走进账房。账房先生误以为是高、吴两家的眷属，忙站起来问：“小姐，有事吗？”



123. 银环镇定地自报是警备司令部的机要员，有上峰机关给军政首脑人物的贺年片，烦他们分头送交本人。她说着就拿出准备好的信件，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托盘里，叫他们摆好酒菜就送上去，账房先生连连答应。



124. 银环转身出来，从夹道绕往后门，路上还碰见高大成和吴赞东送走多田回来，两人边走边争辩，银环听得清清楚楚，心中又好笑又好气：这两个无耻的家伙，当了汉奸，还这样勾心斗角呢！



125. 中厅里，酒菜摆齐了。大家正眼巴巴地等着省长和司令回来好坐度，忽见招待员笑吟吟地捧着个托盘进来，说是钧都的指示，女机要员亲自送来的贺年信，伪官们都不由一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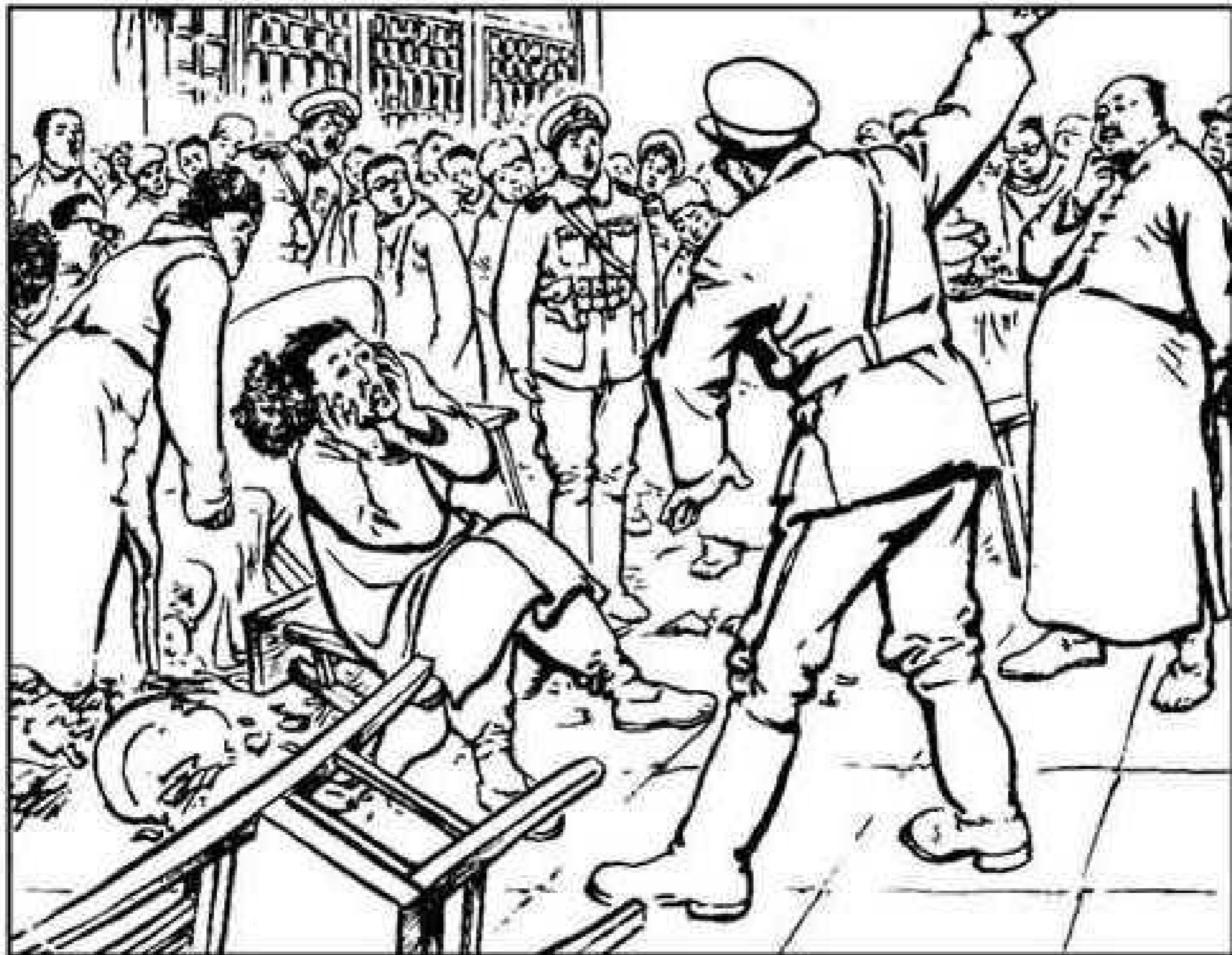


126. 伪军二团团长麻狼子，觉得有些蹊跷，上去抓过一封，拆开一看，不禁惊呼着：“共产党的宣传品！”大伙你抢我夺，百十份宣传品马上抢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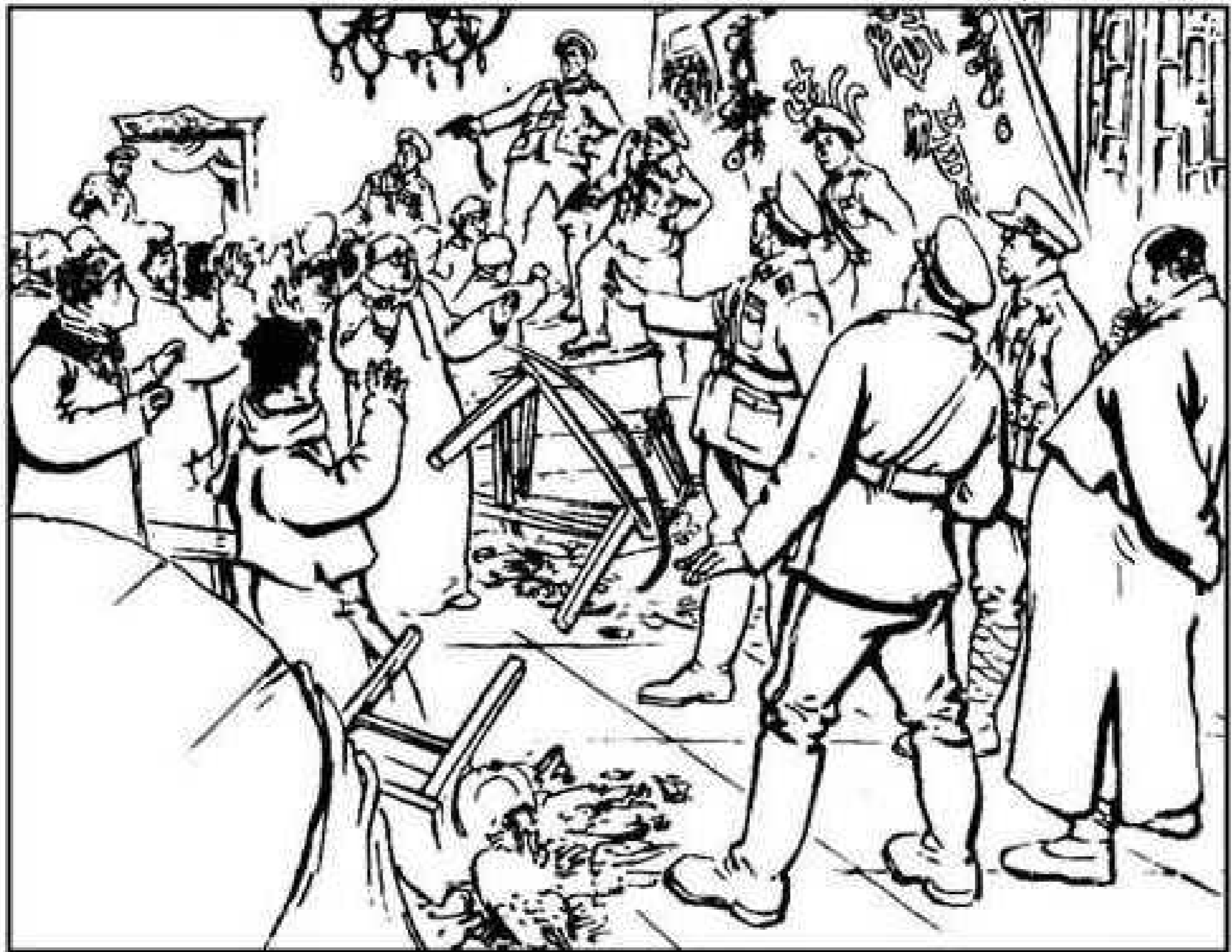


127. 李歪鼻抢过一张就念，伪官们听了都惊慌地纷纷议论起来：难道刚才顾问讲的都是假的？这时李歪鼻又打开一篇，一看是顺口溜，就高声朗诵起来。





128. 李歪鼻正念得起劲，吴赞东和高大成进来了。高大成喝骂了一声：“你他妈的还念！”上去一个大嘴巴，把李歪鼻打了个趔趄；夺过宣传品撕个粉碎；一面大声地叫田副官把前后门关上，进行搜索。



129. 这一声令下，跟随高大成来的军官和警卫人员，立刻拉枪栓，顶子弹，霎时间，把一座“恭贺新禧”的宴乐园，变成了战场。要知后事，请看下册。